

特稿

談「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

歐鴻鍊，中華民國前外交部部長
拉美經貿研究中心顧問

張會長、李會長、各位學長、大家午安：

首先要感謝北加州政大校友會的邀請，給我這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參與今天的盛會。隆重的儀式、大家熱情的參與都讓我十分感動，再度激起我做為政大人的驕傲與責任感，我知道北加政大校友會十分活躍，不但校友間精誠團結還熱心投入當地公益活動，對於貴會及歷任會長副會長及理事們，我在這裡特別表達敬佩之意。

今天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跟各位談談我國政府當前的外交政策。我在職的時候，一說話就可能被批「說錯話」；或被批「說了不該說的話」；或被批「那是只能做，不能說的」。那一段時間實在很難為我的嘴巴。我現在已經不在職，而且各位都是校友、學長，我想我雖然不能毫無保留的說，但至少可以比較沒有保留地向各位談談馬政府所推動的「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

大家都知道，外交工作主要的任務是在國際間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以配合支持國家建設及發展，爭取國家利益及人民福祉，以及服務僑民及保護僑民利益。而我國的外交工作相較於其他國家，確實是困難許多。

一、外交困境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困境？主要有兩個因素：

(一)國共內戰的延續

關於目前兩岸關係的定位，馬英九總統強調是內戰的延續，而胡錦濤先生也公開確認是內戰延續下的一種政治狀態，事實上，國共內戰在一九四九年雖然軍事衝突是停止了，但是內戰仍持續進行下去，只是轉移了戰場，從軍事戰場轉移到外交戰場。在軍事衝突中，固然也難以避免國際因素的介入，但關鍵仍在於雙方的軍事力量。而在外交戰場上，國際因素就一定介入，而且還具有相當關鍵的影響力。

過去這六十年來，國際環境的變遷，情勢確實對我國越來越不利，我們的外交人員就是在這樣的逆境中與中國大陸在國際間繼續進行內戰。這是為什麼我們外交處境會這麼困難的第一個原因。

(二) 國家定位不明

另外一個造成外交困境的原因，是國家定位的問題。中國大陸『一中政策』追求終極統一的目標非常清楚且立場堅定；而我們則是統、獨爭論不休，國家定位不清，從「漢賊不兩立」到「兩國論」、再到「一邊一國」、最後到「臺獨」意識高漲。外交是內政的延長，隨著國內政黨輪替、國家基本政策的調整，我們駐外人員的任務也相應調整，這就造成外交工作上的許多困擾。比如說，2007 年我在駐瓜地馬拉大使任內接到指示，爭取駐在國政府支持我國以臺灣的名義申請進入聯合國作為會員國。當我向瓜國外長提洽時，他說：「我曉得你們在國內有統獨之爭，有人主張用臺灣作為國名。不過，我們是跟中華民國建交，因此我們沒有立場支持你們用臺灣的名義申請，實在很抱歉。假如你們用中華民國的名義申請，不論是觀察員甚至會員，我們作為邦交國，支持是義不容辭的。」

國家定位問題不僅在外交上造成困擾，在僑務工作上，也同樣消耗了我們許多時間、精力與資源，卻還得不到肯定。我們外交人員與對岸外交人員除了在外交上鬥得你死我活，還得因應僑社分裂的問題。也就是說，兩岸在國際領域的戰場不是一個，是兩個。一個是駐在國政府，一個是僑社。這是我們外交處境困難的第二個原因。

二、外交政策的擬訂

這種外交困境持續了將近六十年，主要是因為在大陸及在台灣政府所採取的國家發展基本路線，造成兩岸關係始終處於對立、對抗、衝突的狀態，而外交政策是根據國家發展的基本路線來擬定的。馬總統的新政府所採取的國家發展基本路線是「維持現狀」，也就是「不獨、不統、不武」。

台灣是一個高度民主化的社會，政府是由人民用選票選出來的，政府的施政必須要有民意基礎，也必須符合主流民意。那麼，維持現狀是否是主流民意呢？我們可以從最近幾年的民調來檢視。做民調的機構很多，各有不同的數據，但大概情形是：主張「先維持現狀，然後再看往哪裡走」的人，約佔百分之三十八；主張「永久維持現狀」的，約百分之二十六，這兩個區塊合起來就超過百分之六十四。此外，主張「先維持現狀，然後走向獨立」的，約百分之十七；主張「維持現狀，然後統一」的，約百分之六；贊成「馬上獨立」的，約佔百分之七，贊成「馬上統一」的不到百分之二。也就是說「維持現狀」的四個區塊合起來將近百分之八十七。這個數據充分顯示「維持現狀」政策是正確、必要且完全符合主流民意。

（一）擬定政策的考量因素：

在上述國家發展基本路線的基礎上來擬訂外交政策，我們必須考量的因素包

括檢討過去政策成效，以及評估國際及兩岸主、客觀的環境與資源。

從過去外交政策成效來看：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期間採取烽火、衝撞式外交，導致邦交國流失，嚴重傷害我們與重要盟邦如美國等國家之間的互信，國際活動空間也遭到大幅擠壓。到了執政末期，連元首出訪都演變成「迷航外交」，專機找不到地方降落，寸步難行的地步。因此，前政府的外交思維與作法絕不可取，必須有所調整。

就國際環境來看：在二次大戰以後，國際間有兩個意識形態對立；一個是共產集團、一個是反共集團。反共集團包括歐、美等先進國家，共產集團則由蘇聯所領導。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持續了幾十年，我們是屬於反共集團，因此受惠而能生存發展。但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到了七零年代以後開始發生變化，國際關係的主要內涵由意識形態的對立轉向經貿利益的競逐，手段也由對抗轉向和解談判。各國處理對外關係逐漸走上務實路線，加上因交通及通訊的快速發展，各國政府與政府間、人民和人民間的交往也就日益密切。這個世界已經在朝向地球村的路上快速邁進，國際化、自由化已經是一個不可擋的國際趨勢，任何一個國家自外於這個趨勢，其利益必定會受到傷害。而中國大陸就在這樣的一個國際氛圍裡開始崛起，我們也必須在這樣的一個國際環境裡力求發展。

就兩岸的資源與環境來看：中國大陸從七零年代開始進行改革，採取的是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政治上還是繼續走強硬路線，僅在經濟上開放。大陸這種專制性質的政治體制，我們當然不能認同，但是我們也無法否認大陸近年來在各方面的快速發展，不但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現在也已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因此在國際間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具有強大影響力與發言權。

反觀我國在台灣，在政治上採取了民主體制，在經濟上也創造了引起國際注目的經濟奇蹟，因此，在與對岸數十年的競爭過程中，原先我們確實掌握了政治及經貿資源的優勢，但隨著時間及國際情勢的演變，我們已不再擁有這些優勢。

目前，我們堅定維護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雖然獲得先進國家的肯定與支持，似乎我們還擁有些許的政治資源，但是這些政治資源在面對經濟利益時，能夠有多大的著力點呢？無可諱言的先進國家們確實很努力提倡、鼓勵、維護這些普世價值，但是，當被迫必須在這些普世價值與實際經貿利益之間做一抉擇時，各位看到的是甚麼樣的結局呢？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我們必須務實面對。在這樣的考量上，我們不能有義和團心態，不能有鴛鴦心態，也不能有一廂情願的想法。

美國著名外交家暨戰略家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

所提出的建言是：必須瞭解自身國力的強項與限制，切忌一廂情願；我國國情特殊，尤其需要認清自我優勢及機會，以及我國所面對的逆境及必須克服的困難，採取適當的外交政策，才能有效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實質嘉惠民眾。

（二）擬定外交政策應把握的原則：尊嚴、務實、彈性

尊嚴與務實是兩個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但是，在這個堅持下所訂出的政策，必須是彈性可行的。如何才是彈性可行呢？我認為只有創造三贏的政策才是彈性可行的，因為所有的政府都在爭取其國家最高利益，不符合他的利益，他不可能做。國際關係是非常冷酷、現實的，沒有甚麼感情、正義的存在，所以，你所擬定的政策當然首先要符合自身的利益，但也必須考慮到，是否同時能夠符合對方、甚至相關第三者，也就是國際社會的利益。因此，我們所擬定的外交政策若不符合這三方的利益，就是不可行了，或者推動起來可能會困難重重。

三、現行外交政策

基於以上的考量與原則，馬總統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用兩個名詞來詮釋，那就是「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這兩個名詞提出以後，引發許多質疑。其中固然有部分是有心人士的惡意曲解，但外交畢竟是比較專業的，我們察覺到，確實是有許多人士對這個新的政策不瞭解或有誤解。因此，有必要說清楚、講明白。

（一）外交休兵

「外交休兵」是指兩岸停止惡鬥。休兵是一種簡單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希望兩岸能有共識不互挖牆角，也不在國際場域上進行無謂的對抗和衝突。休兵的實現，使兩岸都可以排除非理性的干預行為，專注投入國內的發展和對外的關係，讓各自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也就是說，休兵是針對兩岸之間的惡鬥，我們的外交工作當然還是照常進行，不但照常進行，工作量還一定會大幅增加。現在仔細想來，當時提出「外交休兵」時，若在四個字之前加上「兩岸」兩個字，採用「兩岸外交休兵」一詞，相信應可避免許多誤解以及給予惡意曲解的空間。也許有人會認為，不互挖牆角就是不再締結邦交國，缺乏奮戰精神，等同自我繳械，在觀感上很難接受。事實是，如果不休兵，我們未必能增加邦交國，甚至斷交更多。而兩岸繼續對抗衝突，其結果也勢必兩敗俱傷。

關於外交休兵問題，其實我幾年前就開始思考。因為我多次出任駐邦交國大使，與對岸外交人員交手十幾年，比任何人都更深刻感受到兩岸停止惡鬥的必要性。後來看到馬總統競選政綱在兩岸問題上也主張外交休兵，知道在這個議題上

我與馬總統見解一致，感覺非常興奮。

我剛回來接任部長時，有位朋友寫信向我道賀，說幾年前到瓜地馬拉訪問，當時我擔任駐瓜國大使，他就聽我談到兩岸外交休兵的想法。他認為我擔任部長當可以實現我的理念，特別恭喜我。然而「外交休兵」須有相關兩造的主觀意願和客觀環境的配合，假如只是任何單方面的意願，就是一廂情願了。

（二）活路外交

兩岸外交休兵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在營造良好的環境，以便有助於我們所追求兩岸在國際間共存共榮的目標，這就是我們所指的活路外交。具體來說，「活路外交」是指，在國家尊嚴及人民福祉與務實利益之間，求取一個平衡點、走出一條活路來，既要顧到國家尊嚴，又要照顧到國家及人民的利益。我們知道這條路很窄、很難走，但卻是必須也是唯一可行的一條路。

四、「外交休兵」及「活路外交」是否可行？

兩岸在國際間長期對抗，我們邦交國數目日益減少，國際空間也被大幅壓縮，在這樣一種客觀情勢對我益形不利的環境下，我們主張「外交休兵」及「活路外交」。因此國內有人嚴詞批判，甚至責難，認為這是磕頭外交，其成敗取決於對方的善意等等。對於這樣的批評與觀點，我完全不能認同，也不能接受。因為，我認為對岸也認同「外交休兵」也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我深信「外交休兵」及「活路外交」確實可行，是基於下述四個理由：

（一）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共識

一九四九年到現在六十年來兩岸惡鬥，對岸的目標就是要把中華民國消滅，讓中華民國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他的作法，就是向全世界宣布並設法證明：「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代表中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份」，強調並沒有主權爭議的存在。

但是，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來看看主權爭議是否存在？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六十年來，中華民國發展成為高度民主化的社會，創造了經濟奇蹟，是科技大國，也是國際社會受尊重的一個成員，中華民國不但存在，而且是非常紮實的存在，也就是說，主權爭議的存在是一個鐵的事實，對岸沒有辦法否認但又絕不願意承認，那怎麼辦呢？只好面對並接受，而處理的方式就是予以擱置，這是務實的作法。

2008 年 4 月 12 日，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先生，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身份，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期間，與胡錦濤先生會晤，率先提議「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嗣後，連戰先生以勝選的國民黨榮譽主席身份訪問大陸，連胡會後的十六字箴言；馬總統回應的十六字箴言；以及 5 月 25 日吳伯雄先生訪問大陸，出席「兩岸執政黨高峰會議」，吳胡會後的十六字箴言；都一再重複的八個字就是「擱置爭議、共創雙贏」，足以證明經兩岸高層多次會晤與溝通，「擱置爭議、共創雙贏」自 2008 年 5 月起，已確定成為兩岸間堅定的共識。此一情勢可以說是兩岸關係六十年來最重要的發展，因為大陸終於不得不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也就是主權爭議的存在，並願意擱置此一爭議。我個人認為這個共識的重要性可以和「九二共識」相提並論。但是「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比較難以落實，因為雖有「一中」的共識，但雙方都不肯放棄主張自己代表中國的立場，因此各表以後，就很難不相互否認。而「擱置爭議」若是以「一中各不表」的方式來落實，就比較可行，因為既然同意擱置，就不應該再把它提出來，這樣才符合擱置的精神。我認為「九二共識」的成就在於「一中」的共識，而「擱置爭議」的成就則在於「各不表」，並營造「共創雙贏」的有利環境。因此，馬總統所主張的「一中互不否認」，在擱置爭議的環境下，它的可行性就大為增加了。但「不表」並不表示不使用正式國名，雙方當然繼續使用其正式國名，只是希望雙方都避免主張排他性的「一中」，否則就是繼續在主權的爭議上纏鬥，那只會繼續兩敗俱傷，這一點時間已證明。這是雙方開始務實處理兩岸問題的開始，這也是我為什麼認為「外交休兵」可行的第一個理由。

（二）務實面對 調整作法

六十年來，對岸在處理臺灣問題上的基本作法是「反獨促統」及後來演變成「防獨促統」。這四個字的前半段雖從「反獨」改為「防獨」，後半段的「促統」卻是永遠不變。這個過程也經歷了「血洗台灣」、「解放台灣」、「武力統一」、「和平統一」的漫長演變。但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盡量避免使用「統一」這個字眼，而改用「和平發展」來談論兩岸關係。今年大陸舉行政協及人大兩會期間，胡錦濤先生在他總共才五行的談話當中，就六度使用「和平發展」這個字眼，充分顯示在處理兩岸關係問題上，其策略及作法已經有所調整，但是消滅中華民國完成中國統一，仍舊是他們永遠不變的目標。

那麼大陸這個作法有沒有見效？我認為不但沒有見效，還造成反效果。大陸全力反對或防止我們脫離中國，使用強烈的手段打壓，搶我們邦交國，壓縮我們的國際空間，結果造成臺灣本土意識甚至臺獨意識的高漲。這使他們了解到，再一味打壓下去，其「統一」的目標勢必會離他們越來越遠。因此，為其本身利益著想，就應該要停止惡鬥，以便創造有利其統一的環境與條件。這是我認為「外交休兵」可行的第二個理由。

(三) 擴大兩岸經貿共同利基

目前中國大陸國家建設的優先施政是經濟發展，想要發展經濟就不能忽視台灣在經濟上的優勢與資源。臺灣的經濟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九，是相當大的一個經濟體，有人估計臺灣在大陸的投資已經創造半個臺灣經濟。在李總統時期的「戒急用忍」及陳總統時期設下層層障礙的不利環境與條件下，兩岸經貿往來仍大幅成長，充分展現我經濟動能的強大。中國大陸深刻了解，兩岸經貿往來多年已經存在共同的利基，進一步改善兩岸關係、加強兩岸人民友誼最有效的議題就是經貿，也充分認識到在經貿方面「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事實，因此，停止外交惡鬥以免影響兩岸經貿合作的進展，乃順理成章。這是我認為「外交休兵」可行的第三個理由。

(四) 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

「外交休兵」縱使符合兩岸利益，但是如果會傷害到國際社會其他成員尤其是國際強權以及區域內重要成員的利益，則在推動上必定會遭遇阻力而降低其可行性。台海地區一向被認為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最有可能的衝突點(Flash Point)之一，而國際強權在台海地區都有重大的經濟或戰略利益，因此，只有台海地區保持和平安定，才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兩岸休兵為台海地區帶來和平與穩定，使中華民國從麻煩製造者轉為和平締造者，理當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與支持，更何況休兵後，我如能擴大國際參與，由於我國在各方面的高度發展與進步，我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將遠大於受惠，國際社會沒有不支持或不歡迎的道理。這是我認為「外交休兵」可行的第四個理由。

事實上，兩岸的惡鬥不僅在外交場域進行，在經貿、文化、體育等其他領域也同時在進行，不同的是，在外交領域是熱戰、短兵相接，在其他領域則是冷戰、相互抵制阻撓，因此，需要停止惡鬥的不僅限於外交領域內的熱戰，當然應該包括所有其他領域內的冷戰，而事實上，冷戰也確實停止了，目前兩岸在經貿、文化、體育等各方面均已展開積極的合作與交流。

談到經貿合作，我要特別向各位報告有關兩岸簽署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議題。簽署這個協議確實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目前全世界在經貿上正加速進行區域整合，我們如被邊緣化，不但會降低我國競爭力，更可能造成企業為求生存而相繼出走。「遠見雜誌」上個月就應否簽署 ECFA 做民調，其結果很耐人省思。其中認為不簽會嚴重影響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高達百分之 72.5，但支持簽署的只佔百分之 46.2，反對簽署的高達百分之 35.9。這就顯示：許多人受制於意識形態，寧可傷害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也反對到底。

上個月在雙英 ECFA 辯論會上，蔡英文稱馬總統的作法是要透過中國走進世界，而民進黨則認為應該透過世界走進中國；乍聽之下，民進黨的想法似乎是更有國際觀，但事實上卻是一廂情願、不切實際、一條走不通的路；因為有一個巨人名叫中國的站在路中央擋住去路，而馬總統的作法才是務實可行的。此外，民進黨的名嘴也有認為日本、韓國都尚未與大陸洽簽自由貿易協定，質疑馬政府為何如此急於與大陸洽簽 ECFA。我想各位都知道答案，我國國際處境顯然與日、韓大不相同，他們與任何國家洽簽 FTA 不會有問題，而我們想與任何國家洽簽 FTA 都是困難重重，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擺脫「中國因素」的干擾。在這個議題上，我們還是應該回到現實世界，務實處理，與那個巨人進行理性談判，設法化解負面的「中國因素」。

五、外交成效

到目前為止，我個人認為「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確實已經看到若干成果：

（一）在邦交國方面，兩岸停止互挖牆腳

事實上，挖牆腳對於中國大陸來講是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現在已經跟一百七十一個國家建交，多增加幾個邦交國對他們主權的強化、國際聲望、影響力和地位的提升會有幫助嗎？更何況他們搶我們邦交國要花很多錢，如此花用老百姓的血汗錢，我相信任何政府都會感到心痛的。就拿中國大陸跟哥斯大黎加建交為例，根據哥國政府自己公佈的數據，中共花了四億三千萬美元，其中三億買哥國政府公債，一億三千萬是援贈。我們要拿他們的邦交國是不是也一樣要花很多錢？我在擔任次長時，有一次在立法院備詢時談到關於外交惡鬥的問題，我就表示：「如此花用老百姓的血汗錢，我很心痛，我不認為應該這樣做」，當時立法委員說我是一個很誠實的官員。我擔任部長，當然更不願意花錢去進行這種惡性競爭。

（二）在無邦交國的部分 提升實質關係

在兩岸惡鬥期間，很多國家被迫停止或降低與我們之間既存的協商機制或層級，但現在已逐漸恢復或提升，包括經濟、財政等部長級的諮商機制…等等。此外，在免簽證的爭取上也有了相當的進展，這是在無邦交國方面實質關係的提升。

（三）擴大國際參與

在國際空間方面，過去我們所推動最主要的是『聯合國』參與案。十幾年來我們不知花了多少精力、時間與資源去推動，但進展有限，因為『聯合國』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組織，更何況中國大陸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我

們如果不肯回到現實世界，繼續用義和團的心態來推動，那就只會繼續消耗我們的有限資源。因此，2008 年，也就是我上任的頭一年，我們就這個議題做了一個很重大、徹底策略性調整，不再以『聯合國』為訴求對象，轉而訴求『聯合國』所屬的專門機構，也就是說，務實地希望能夠參與專業性、功能性的組織。對我們這個策略的調整，國際間非常肯定。因此我們在擴大國際參與方面持續有所進展，包括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以及加入 WTO 的『政府採購協定』，這個協定的加入使我們可以參與全世界約九千六百億美元的採購競標，這是一個龐大的商機，此外，APEC 領袖會議代表層級的提升等等，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四）我國國際形象的改善

以往在外交惡鬥的壓力下，我們不得不採取非常手段爭取邦交國，而若干友邦在合作援助上多有不合理的要求而我被迫接受的案例，以致我國在國際間屢遭指責批評進行「支票外交」。我在任的時候特別發表了「國際合作白皮書」，把馬總統認為與邦交國的合作計畫都必須符合「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行有效」的理念納入，確立為合作的基本原則，並認真執行，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及受援國人民的讚賞。

（五）我外交人員重新拾回應有的尊嚴

在兩岸外交惡鬥期間，我外交人員可說是委曲求全忍辱負重，毫無尊嚴可言。外交休兵以後，邦交國政府紛紛改變態度，對我外交人員給予應有的尊重與禮遇，而我們在必須說出 NO 的時候也不會猶豫，得以維護我外交人員應有的尊嚴。

六、「外交休兵」及「活路外交」的展望

我們的政策及作為雖然已展現成果，但也許有人質疑這種「外交休兵」、「活路外交」是否能持續？我認為，能不能持續要看雙方的努力以及國際環境的變遷與發展。對岸的終極目標是「統一」，他就要想辦法創造統一的條件，但要如何創造呢？我認為他們有可能在下述三個方向去努力：

（一）加強經濟利益的結合

聖經馬太福音六章 21 節說：「你的錢財在哪裡，你的心就在哪裡。」這說明經濟主宰一個人的行動思維。如果大陸跟臺灣的經濟密切結合，毫無疑問的會有助於兩岸人民相互認識、感情交流，進而降低、化解彼此間的隔閡與猜忌。因此我相信，大陸在經貿上會持續加強與臺灣的合作交流。

（二）積極爭取台灣民心

台灣民心對於中國大陸的向背，可透過民調進行瞭解。除了前面我提到的有關支持維持現狀、獨立或統一的民調以外，另外一個民調是關於台灣人自己定位的問題。近年來的民調顯示：自認是台灣人的超過百分之六十；自認是台灣人也可是中國人的大概佔百分之三十；而自認是中國人的不到百分之十。另外一個民調是有關中國大陸的政府對我國態度的問題，最近的數據顯示，認為對我友善的約百分之四十五，認為對我不友善的約百分之四十，雖然認為對我友善的數據近年來有上升的趨勢，但是十分微小且緩慢。

近年來，大陸高層在很多的場合都一再的強調：「我們要努力爭取臺灣的民心」。既然要爭取台灣民心，就不應該再做出會傷害台灣人民感情的事。另一方面，應該更積極的照顧台灣人民的利益，最近關於 ECFA 的簽署，大陸高層公開明白表示會讓利，也會照顧台灣農民的利益。我相信這就是他們積極爭取台灣民心的努力之一，至於成效如何？可由日後上述各項民調比例的消長來檢視。

（三）政治體制的調整

臺灣已經落實「主權在民」，是個高度民主化的社會，人民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十分重視，而中國大陸在政治上還是一個專制、不尊重民主、自由、人權的政權，臺灣人民很難認同。這樣的政治體制的差異顯然是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我們已經很清楚的讓對岸知道，臺灣的未來不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可以決定的，而是由兩千三百萬人民自己做決定。隨著兩岸交流的提昇，相信中國大陸更能體驗出在經濟改革後進行政治體制調整的必要。

在以上的三項裡面，以第三項的調整政治體制最為關鍵，假如中國大陸繼續目前的專制體制，就一定不可能爭取到台灣民心，那麼兩岸關係就只能在維持現狀的路上前進，而這一條路勢必十分漫長。

面對中國大陸，台灣是以小搏大，我們必須要審慎應對。衝撞式的外交非但沒有改變中國大陸促統的作為，我們反而遭到更大的衝擊，在國際社會變得更為孤立。而「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則讓我們的外交作為更為靈活，經貿發展更有活力，路越走越寬廣。

我個人相信，只要兩岸政府和人民真誠交往，努力促進台海的和平、穩定和繁榮，兩岸關係改善的成果不僅嘉惠兩岸，也將使東南亞地區乃至全球各國都受益。

我認為對岸追求統一、我方努力尋求國家定位，其關鍵因素包括歷史依據、法理基礎、總體國力的強弱以及民心的向背。而二零零八年擱置爭議的共識以及馬總統採取維持現狀的國家定位，為「兩岸休兵」及「共創雙贏」提供了推動的空間。而我在任上推動這個新的政策與作為，始終獲得馬總統的充分信任與支持，深感榮幸並備受鼓舞。

總體來說，我國現行外交政策及作為與過去的不同在哪裡？我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那就是「正視現實，務實處理」。而對岸到目前為止的相應政策與作為顯然也符和這八個字。這八個字看來很平實很簡單，但是做起來可需要相當的政治智慧與道德勇氣。而因緣際會，目前兩岸的領導人確實具備這樣的政治智慧與道德勇氣，因此無可質疑的，目前確是改善兩岸關係的最佳契機。這八個字「正視現實，務實處理」的具體呈現，就是大陸面對並認知中華民國存在及其國內有國家定位問題的事實；我們也面對並認知大陸崛起成為世界強權及其追求統一的事實，雙方都採取務實彈性的作法來處理這個事實，避免兩敗俱傷，以便共創雙贏。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指教。

（本文原發表於 99 年 5 月 22 日美國舊金山北加州政治大學校友會 2010 年會專題講座，感謝作者惠允轉載。）

主題專文(拉美獨立 200 週年)

歐巴馬的拉美方位

張光球，美國研究學會秘書長
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前言

911事件後，小布希總統宣示為避免再次遭受攻擊，將反恐列為美國首要政策，¹ 以落實攻擊是最佳防衛的原則。相對地，美國在反恐氛圍下的對外政策亦須多所調整，以配合美國區域性反恐任務的需要。如此一來，拉丁美洲（以下簡稱拉美）自然不在美國的重要外交政策名單內，甚至當時美拉關係可說是處於緊張狀態，其主要原因如下：拉美主要國家反對美國對伊拉克開戰，引發美國的不滿；² 加強對古巴的制裁；拉美民選左派政府紛紛出現；因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引發2001年底的阿根廷危機；³ 2002年4月小布希政府公開支持意圖推翻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Hugo Chávez）的軍事政變，並資助該國反對派人士。⁴ 加上海地的動盪無法受到有效的控制，2006年墨西哥總統大選結果的爭議，在再加大美拉間的距離。

美國經過近八年的強勢外交後，白宮出現第一位非洲裔的主人歐巴馬。歐巴馬當選總統後，國際上都在觀察他的外交政策走向，而拉美國家領袖們則希望他能為拉美帶來穩定與發展。上任不滿半年，即藉由出席在千里達召開的「美洲高峰會議」（Summit of the Americas）訪問拉美，並在行前表明美洲國家間是平等的夥伴關係，對委內瑞拉等國延長總統任期的行為亦表示尊重民意的決定。⁵ 稍早他更進一步表示會再放寬對古巴匯款及探親等的規定，以實現他的競選承諾。⁶ 其種種作為，令外界認為歐巴馬正在改變以往美國對拉美主宰式的外交政策。

二、歐巴馬對拉美的政策原則

¹ Abraham D. Sofaer, "The Best Defense?,"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1 (January/February, 2010), p.109

² 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1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203。

³ 華盛頓共識是1989年美國為解決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由當時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威廉森（John Williamson）針對拉美等國的經濟改革所提出的政治經濟理論，稱作華盛頓共識，並於上世紀90年代初，引領國際經濟發展的走向。簡言之，華盛頓共識的主要內容是：貨幣匯率競爭化，財政重點化，貿易自由化，產業私有化。有學者認為，華盛頓共識沒有真正瞭解拉美等國的經濟及其發展結構，因為在關注經濟成長的同時，卻忽略既有官僚制度的因素，及貧窮、收入分配等問題，而其成效在2009年二十國倫敦金融峰會時，已被英國首相布朗宣告結束，形同該發展共識是失敗的試驗。

⁴ Gregory Wilpert, *Changing Venezuela by Taking Power* (New York: Verso, 2007), p.168.

⁵ CNN, "Obama: Latin America on Equal Footing with US," 上網檢視日期：2009年5月18日。
<http://www.cnn.com/2009/POLITICS/04/15/obama.latin.america/index.html>。

⁶ Eric Schmitt and Damien Cave, "Obama to Loosen Restrictions on Policy with Cuba,"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9, A10.歐巴馬在2009年3月11日既已簽署部分放寬對古巴限制的規定。

世人之所以會關注歐巴馬的外交動向，除了他的身世背景與小布希迥異外，就在於他缺乏國際事務的歷練，因此當他提名參議員拜登（Joseph Biden）做為競選搭檔時，外界即認定他將借重拜登在對外事務上的豐富經驗，以彌補他不足之處。當選後，歐巴馬認命退役的海軍陸戰隊上將詹姆士（James L. Jones）出任國家安全顧問，將他的戰略觀點整合成政策；深獲他信任的國務卿希拉蕊則側重在急迫的全球議題上。⁷ 然而，如此的人事安排，歐巴馬在任的第一年心力較著重在處理國內的政治事務；其次，因高階官員的官僚氣息，造成謹慎多於行動，守舊大於創新使他的外交政策遲滯不前；再者，專業國安團隊的運作，將他原本決策者的角色淪為兼職性質。⁸ 在他任滿一年後，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刊物批評他使美國的「例外」（exceptionalism）於其他國家的優勢消失，⁹ 甚至指出當盟國皆希望美國能一如往常，以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帶領大家走出現今的危機時代，卻只有歐巴馬否定此價值，¹⁰ 充滿對他領導美國及世界能力的質疑，但同時亦反應出種族歧異的一面。儘管如此，對於拉美的外交政策，歐巴馬在競選時即有概略的藍圖，而在他就職前及後，美國傳統基金會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分別對他提出拉美政策的建言。

首先，2008 年 5 月歐巴馬在出席一拉美裔團體聚會時，首次提出他對拉美政策的構想。在他名為「美洲國家新夥伴關係」（A New Partnership for the Americas）的計畫中指出對拉美外交的三大方面：1. 政治自由及民主政治。在民主和持續的方式下，與各國政府合作滿足其人民的需求，促使民主制度的擴展和改革，正視與民選左派政府合作的必要性，在意願的基礎下重建與拉美的關係以促進民主發展，同時摒棄美國傳統短視國家利益的做法，並杜絕個人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協助拉美公民社會、治安力量及組織透明度的發展；2. 免於恐懼及安全的自由。美拉的安全政策首重在跨國幫派、暴力、毒品和組織犯罪的打擊，特別是由中美洲經墨西哥危害到美國社會安全的活動，除了與中美洲各國之外，亦須和墨西哥及哥倫比亞政府合作，使她們的司法、警政專業化，貪瀆極小化；3. 免於匱乏及機會的自由。增加對拉美的援助、職業訓練、小額信貸和社區發展，協助降低愛滋病的傳染及其他疾病的預防、增進全球教育、取消若干國家的外債、改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體質、建立促進勞力及環境標準的公平貿易。¹¹ 在這份計畫中，他特別提到古巴民主化對強化美洲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他不支持終止一切對古巴的禁運，主張活化古巴人民力量是首要的議題，

⁷ Zbigniew Brzezinski, "From Hope to Audac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0), pp. 17-18.

⁸ *Ibid*, p. 18.

⁹ Duncan Currie, "The Liberal Reagan?," *National Review*, Vol. LXII, No. 4 (March 8, 2010), p. 38.

¹⁰ Andrew Roberts, "While America Slept," *The American Spectator*, Vol. 43, No. 1 (February, 2010), p. 23.

¹¹ Lauren Nelson, "Obama on Latin America," 上網檢視日期：2001 年 2 月 28 日。
<http://www.coha.org/obama-on-latin-america/>。

以便他們能降低對古巴政府的依賴度。¹² 在白宮官方網站上所揭示歐巴馬對拉美政策的指導原則是，新世紀中美與拉美的夥伴關係會在對等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同處理經濟成長、能源及氣候的未來、區域安全等議題。¹³ 著重在整體區域性均衡發展，對於外來國家的軍事威脅已不再是主要的考慮因素。

其次，傳統基金會直言拉美政策不會在歐巴馬的外交優先名單內，但因地緣政經軍的關係，有必要將其向前提升。同時列出對拉美的十項戰略：1. 遵守自由貿易協定，以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及增加出口，因為全球貿易自由化已提供美國商品及服務業新的出口市場，進而可改善地緣政治的氛圍；2. 與墨西哥強化對毒品的戰爭，善用兩國間反毒的「美麗達倡議」(the Merida Initiative)，以杜絕由毒品所衍生出各種危及兩國和周邊國家的犯行；3. 勿試圖姑息查維斯，他已嚴重破壞區域內主要國家的安全合作氣氛，並準備與美國的敵人(伊朗)和對手(俄羅斯)聯盟，他造成的傷害將給毒販及國際恐怖份子有機可乘，所以歐巴馬政府要採取實際的戰略讓查維斯知道美國的決心；4. 美洲高峰會議並非兒戲，強化民主及協商「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是既定政策和方向，不容以查維斯為首的部份成員破壞；5. 持續走向繁榮之路，在既有的多邊國際組織架構下，增加政府在經濟自由化及市場導向的政策約定；6. 從加強貿易關係開始，與巴西形成更廣泛的聯盟，在國際事務上可相輔相成，在區域穩定上可約制查維斯的企圖心；7. 協助海地脫離傳統貪瀆的惡習，並強化民主機制，同時深化及加強與加勒比海島國的關係，幫助她們遠離貧窮，以解決非法移民前往美國及被毒販利用轉運毒品進入美國的問題；8. 藉由擁護人權、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的機會觸發古巴積極的改變，與古巴社會用新且彈性並開放的廣泛接觸，以活化古巴社會的動能，當可促成卡斯楚政權在政治及經濟上的鬆綁，最終達成自由古巴的議程；9. 持續使區域內國家專注在「美洲民主憲章」(the Inter-American Democratic Charter)的精神及執行上，歐巴馬應對「美洲國家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內的民主統治和制度做出更強的發展承諾；10. 中美洲持續的貧困、脆弱的制度和無效率的政治領導，已使其容易受到犯罪、貪瀆及惡政所害，中美洲需要一項穩定紮實的方法，以促成好的統治、政治現代化和與美國穩固的經濟連結。¹⁴ 上述建議強調如何實現整體拉美國家的發展，並防止區域內新的威脅國家及團體出現。

最後，卡特總統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在歐巴馬就職滿一年後，對他提出美國外交政策十大重要地緣政治的議題，其中一項建議是，美國應該尊重拉美文化及歷史的敏感度，並擴大與古巴的接觸。¹⁵ 他認為歐巴馬目前的外交政

¹² *Ibid.*

¹³ Barack Obama, "Resto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Latin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issues/foreign-policy>, 上網檢視日期：2001 年 4 月 1 日。

¹⁴ James M. Roberts and Ray Walser, "10 Points for President-Elect Obama's Latin America Strategy," 上網檢視日期：2010 年 3 月 29 日 www.heritage.org/Research/LatinAmerica/wm2198.cfm。

¹⁵ Brzezinski, p.17.

策是期望多於戰略突破，他的直覺將受其和解的意念所引導，以形成推動政策議程的重要動力，而他的政策必然受到各方遊說團體、兩黨意識形態深化、和美國人民缺乏對外國歷史及地理位置的認識。¹⁶ 以往美國以自己的認知形塑理想中的拉美藍圖，導致後者領導階層及一般人民對美國觀感的落差，背離民意；其次，上述意見均提及與古巴的解決之道，顯示出古巴問題在拉美的敏感性。歐巴馬第一次訪問拉美是藉由出席美洲高峰會議的機會先出訪墨西哥，再轉往千里達與拉美民選政府領袖交換意見。

三、美洲高峰會

在歐巴馬出席美洲高峰會議之前，副總統拜登即安排出訪智利及哥斯達黎加，行前他特別發表名為「美洲夥伴關係的新時期」(A New Day for Partnership in Americas)的談話，強調美國與拉美國家間的共同性，期望彼此在發展經濟、維護區域安全、掃除毒品、防治氣候變遷等議題上能緊密合作，¹⁷ 預先為歐巴馬在峰會前製造和諧的氣氛，並表達對拉美的重視。雖然歐巴馬在拉美民間受到相當的歡迎，但他仍必須面對成員國對某些他無意更改美國政策的不滿，例如：與古巴關係正常化及恢復禁止特定攻擊性武器輸出等問題。¹⁸ 無論如何，這次會議提供歐巴馬一個與拉美溝通和交流的機會，亦給世人觀察他外交政策的導向。

外界幾乎將歐巴馬這次的出訪，定位為修補與拉美關係之行。開幕發言時他即表明不是來爭論過去，而是就新的開始來討論未來，並表示願意就拉美所關心古巴參與峰會和其他廣泛的議題與古巴及各國討論。¹⁹ 幾乎同一時間，國務卿希拉蕊在多明尼加也表示，美國對古巴外交政策的失敗，願意與古巴進行建設性的會談，以回應古巴給與已做好與美國會談準備的善意表示。²⁰ 閉幕記者會時，歐巴馬再次重申美洲國家一律平等的理念，²¹ 以保證將來在處理有關拉美權益議題時，美國會熟慮拉美各國的感受和利弊之處，不再只著眼於華盛頓的觀點。另一方面，小布希的宿敵，反美急先鋒查維斯在會前與歐巴馬互動熱絡的畫面，開啟未來美洲可能和諧的遠景。查維斯讚揚歐巴馬是一位值得交往的朋友，並以協商

¹⁶ *Ibid*, pp.28-30.

¹⁷ Joseph Biden, "The Vice President in Latin Americas,"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09/03/31/vice-president-latin-america>, 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4月4日。

¹⁸ Peter Nicholas, "Latin America Summit a Proving Ground for Obama,"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6, 2009, A21.

¹⁹ Hannah Strange, "Barack Obama's Latin America Debut Hailed a Success,"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us_and_americas/article6128184, 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4月4日。

²⁰ 何世煌，〈美國務卿坦承古巴政策失敗 歡迎古巴會談提議〉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418/19/1i22j.html>, 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4月8日。

²¹ Strange.

雙方再度互派大使做為善意的表示。²² 然而，會議期間玻利維亞總統莫拉雷斯（Evo Morales）表示他看不出歐巴馬與以往的總統有何不同，厄瓜多爾總統柯雷亞（Rafael Correa）亦批評美國將其傲慢的外交政策從古巴擴大到區域其他國家，最後更有五國聯合抵制大會宣言，以抗議古巴的缺席。²³ 這次峰會歐巴馬的表現不只是一位拉美的「好鄰居」，更是一位好學生（as the good student）虛心接受其他國家對美國過往的批評，²⁴ 他用聆聽代替爭辯，安撫多於強勢，以取得拉美社會的好感。此外，美國應該多協助推廣英文教育，因為拉美英文程度的廣度及強度遠不及中國或印度，²⁵ 這將阻礙雙方多元交流的進展及深入的認識。

事實上，促成歐巴馬對拉美的安撫舉動，要歸因於 2008 年底金融海嘯對美國的衝擊。金融海嘯使美國飽受各國的批評，所以美國在「攘外」的同時，更需要「安內」。歐巴馬首站訪問墨西哥，除了在化解墨西哥對美國刁難其貿易上的心結之外，主要是宣示在反毒的戰爭中，兩國的行動是一致的。歐巴馬保證加強對來自美國槍械走私的打擊，強調美墨通力合作剷除販毒黑幫的決心。²⁶ 於此同時，長久以來與美國合作反毒的哥倫比亞逮捕其頭號毒梟倫登（Daniel Rendon），²⁷ 以呼應美墨反毒的行為。歐巴馬的安內行為是要讓拉美國家對美國的改觀，暗示美國的安定和美洲的穩定，需要所有全體成員的努力。在高峰會前先營造出有利的氛圍，進而在峰會時能促使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早日實現，以對抗金融海嘯及歐盟和東協加三的貿易威脅。另一方面，美國會以禮相待，將阿根廷及巴西等重要國家抓緊一點，防範中、日、俄對拉美國家戰略物資的大量收購，甚至將軍力引進，造成美國在經濟及國防上的隱憂。此外，這次會議亦總結出拉美所面臨的難題。在國際事務上，拉美願意全力支持美國的主張，並希望美國真能以平等相待；在區域問題上，拉美與美國皆希望能共同處理非法移民、經濟發展、武器走私、毒品氾濫及古巴的問題。²⁸ 然而根本解決之道大部份仍在於美國的態度及其國內政治生態的影響力。例如：在國會存在著有力的遊說團體，以維護他們在古巴及槍械問題上的利益，致使歐巴馬必須先處理國內的政治角力，才能夠逐步解決美洲的各別問題。

歐巴馬知道要鞏固美國の後院，必須先解決拉美詬病的古巴問題。只要能與古巴開出正式直接的溝通管道，就能消除外界對美國長期不公平打壓古巴的藉口，

²² *Ibid.* 美委相互驅逐大使起因於 2008 年玻利維亞總統指控美國大使館涉嫌策劃暗殺他，引起委內瑞拉不滿率先驅逐美國大使，美國隨後亦驅逐委國大使。

²³ *Ibid.*

²⁴ Greg Grandin, "Obama and Latin America," <http://www.thenation.com/dos/20090511/grandin>, 上網檢視日期：2010 年 4 月 4 日。

²⁵ Andres Oppenheimer, *Saving the Americas* (Mexico, D. F.: Random House, Inc, 2007), p.367.

²⁶ 蔡佳敏譯，〈歐巴馬促美參議院批准修約遏止軍火走私〉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417/19/1io2u.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9 年 7 月 28 日。

²⁷ 何世煌，〈手握 1500 名精兵哥倫比亞大毒梟落網〉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416/19/1hy58.html>, 上網檢視日期：2009 年 7 月 28 日。

²⁸ Grandin.

同時也可以安撫拉美國家長久以來對美國的不滿。如此一來，美國無後顧之憂才能夠繼續領導世界。無論如何，歐巴馬正有機會成為美國新拉美政策的第一人，但在國內外不同的政治壓力下，在考驗著歐巴馬的政治智慧。

四、 古巴問題的困境

2009年歐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一出，各界的評價不一，甚至他都自認不夠格。歐巴馬是否值得獲獎，尚待時間的驗證，和平獎則對他在推動國際和平外交上的努力給予肯定。無可否認的是，他的外交政策著實不同於小布希的方法。現今與美國對抗最久的國家莫過於古巴，但在和平合作的理念下，歐巴馬在競選總統時即提出與古巴「直接外交」(direct diplomacy)的訴求，對以往的古巴政策斥為空洞的承諾。²⁹ 美洲高峰會前宣佈放寬對古巴匯款及探親的規定，一改人們以往美國對拉美「巨棒外交」的觀念。對此，古巴總統拉烏(Raúl Castro)表示古巴已做好與美國就人權、新聞自由及政治犯等議題討論的準備。³⁰ 七月，美古官員在華盛頓重啟移民議題談判；九月中旬，由美國副助理國務卿畢莎(Bisa Williams)率團赴古巴，開始兩國直接通郵談判。³¹ 談判結束後，Bisa秘密滯留古巴五天與古巴高階官員及異議人士密談，³² 21日多名拉丁裔美籍歌手在歐巴馬的支持下，出席哈瓦那的「和平無疆界」(Peace without Borders)音樂會，³³ 以直接及間接的方式表現與古巴交往的意圖。

儘管歐巴馬主觀上想和古巴關係正常化，卻必須先克服國內三大因素。其中影響美古關係發展的第一個因素是美國境內的古裔社群團體。這些團體中有對卡斯楚兄弟善意的溫和派，亦有極端仇視他們的強硬派，其中又以「古美國家基金會」(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 CANF)最有影響力。CANF是由已故董事長卡諾薩(Jorge Canosa)在雷根政府暗助之下於1981年成立的非營利團體，總部設在邁阿密，名義上成立的宗旨是以非暴力行為推動古巴的民主、自由及人權，並終結卡斯楚的獨裁統治。³⁴ 進而重建古巴民主化後與美國的關係和古巴的經濟狀況，改善人民的生活環境。卡諾薩經商致富，利用其財富推動美國反卡斯楚的古巴政策，其中他最引以自豪的是促成1992年「古巴民主法案」(the Cuban

²⁹ Casey Woods, Alfonso Chardy, and Beth Reinhard, "Foundation Warm to Obama's Ideas," *Miami Herald*, 4A Front, May 24, 2008.

³⁰ Mark Weisbrot, "Obama's Handshake with Latin America,"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cifamerica/2009/apr/22/obama-latin-america-summit>, 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4月4日。

³¹ Wilfredo Cancio Isla, "Reunión Hoy sobre el Correo Directo con EEUU," *Nuevo Herald*, Septiembre 17, 2009, 13A Frente.

³² "Subsecretaria de Estado Se Reúne con Disidentes en Cuba," *Nuevo Herald*, Septiembre 30, 2009, 1A Frente.

³³ 戴雅真, <「和平無疆界」古巴開唱 逾50萬人一起 High>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21/19/1rhts.html>, 上網檢視日期：2010年4月4日。

³⁴ "Who Founded the CANF," <http://www.canf.org/2005/principal-ingles.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7年8月23日。

Democracy Act, CDA) 和 1996 年「古巴自由民主團結法案」(the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 亦稱 Helms-Burton Act, HBA) 的立法。³⁵ 直到他 1997 年 11 月 27 日去世之前，他一直影響著美國的古巴政策。

卡諾薩的影響力來自於他能左右以佛羅里達州為主的古裔選票，以及提供政治人物競選經費。意即，有了選票的基本要素後，結合資金以影響政治人物在行政及立法部門中支持反卡斯楚的政策。例如：1992 年 7 月當卡諾薩知道柯林頓在競選總統時有財務上的困難，隨即透過民主黨內人士與後者接觸，並表示願意提供競選經費。³⁶ 柯林頓為了贏得佛州的選舉人票，說服自己向以卡諾薩為首的 CANF 靠攏。³⁷ 這種現象反映出 CANF 在佛州的影響力，而政治人物在為求勝選的現實考量下，經常不得不向有實力的利益團體屈服。然而，隨著卡諾薩的故去，國際關係的演變和古巴政局的變化，CANF 的強硬立場已有軟化的現象。CANF 現任董事長賀南德茲 (Pepe Hernandez) 即曾公開支持歐巴馬在競選時的古巴政策，表示將嘗試新的方式促進古巴的民主化。³⁸ CANF 的轉變一來有助於化解美國反古巴共黨政府的阻力；二來可讓美古雙方真正了解彼此間的差異，進一步為古巴人民帶來實質上的改善，有效促進美古關係的正常化。

第二個因素是古巴民主法案。1992 年時任眾議院西半球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托里切利 (Robert Torricelli) 向國會提出該法案。其方法是，任何與古巴有商業往來的企業禁止在美國從事任何貿易行為，並限制古裔美人向古巴親屬匯款的金額等規定，³⁹ 以達到防止美元流入古巴，及切斷古巴一切外貿行為的目的。制裁的同時，亦加強與古巴民間的交流，包括食物、醫療用品的捐贈及美古直接通郵。⁴⁰ 整個法案除了加強對古巴禁運制裁的力道之外，亦包含寄望古巴人民在內部推動民主化的自覺，制裁的方式端視古巴政府對民主開放的程度而定，是一分進合擊的法案。原本 CANF 認為古巴在失去前蘇聯的經援之後，美國再加強制裁會達成既定的目的，但卻事與願違。第三個因素是古巴自由民主團結法案。1994 年美國國會期中選舉共和黨大勝，掌控參眾兩院。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賀姆斯 (Jesse A. Helms) 聯合眾議院西半球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波頓 (Dan Burton) 共同提案，經過白宮和國會多次激烈攻防之後，該法案於 1996 年生效，隨即引來國內外的反彈。主要原因是在條文中將禁運政策正式列為法律條文，並可懲罰違反禁運法令的外國企業；規劃後卡斯楚時代古巴的政經架構；因古巴革命造成自我

³⁵ *Ibid.*

³⁶ Saul Landau, "No Mas Canosa-The Death of Cuban Political Figure Jorge Mas Canosa-Obituary," <http://www.latinamericanstudies.org/exile/canosa.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7 年 8 月 23 日。

³⁷ Ann Louise Bardach, "Our Man in Miami,"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3, 1994, p.20.

³⁸ Casey Woods et al., *op. cit.*

³⁹ Treasury Department, "Cuban Democracy (CDA) 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22. Foreign Relations and Intercourse Chapter 69," <http://www.treas.gov/offices/enforcement/ofac/legal/statutes/cda.pdf>, 上網檢視日期：2007 年 8 月 23 日。

⁴⁰ *Ibid.*

損失，而他人日後卻得利者，美國人民有權利向外國企業及人士提告；拒絕與古巴有來往的外國人士入境。⁴¹ 由於事涉治外法權及違反自由貿易的精神，所以若干條文一直被擱置並未實施，以降低歐洲、加拿大等盟國的反彈。其中最嚴重的是總統喪失憲法賦予的外交權力，將決定對古巴禁運的權力讓予國會。

隨著世局的變遷及古巴內部的經濟改革，上述影響美國古巴政策的因素不再具有絕對性。2009年2月外交關係委員會重量級參議員魯加（Richard Lugar）公開表示美國應該重新思考長期對古巴經濟制裁的正確性及必要性，⁴² 不應再以冷戰的零和思維看待美古關係的發展。因此，歐巴馬有很好的契機重開美古關係的新頁，以實際行動向拉美國家證明美國衷心希望有個團結一致的美洲。然而，歐巴馬對拉美的承諾卻因為無法即時有效處理2009年宏都拉斯賽拉亞（Manuel Zelaya）總統被軍方罷黜，及2010年3月美國拒絕居中調解阿根廷抗議英國要在福克蘭群島海域開採石油，受到拉美的質疑。2010年2月下旬，拉美32國外長在墨西哥召開「拉美暨加勒比海團結高峰會」（the Unity Summit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計畫成立一個不包括美國及加拿大的拉美區域性組織，取代以美國為基礎的OAS並挑戰美國的外交政策，⁴³ 以行動表達對歐巴馬的不滿，將區域內各個不同的聯盟組織結合成一個完整的平台，希望藉由自己的力量處理內部的發展。畢竟，拉美各國在歷史、地理、文化及經濟等背景上較美國相近。

五、結論

地緣上美國與拉美相鄰，心理上卻距離甚遠。主要原因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上有求於拉美協助的少，因此後者自然不在前者整體外交政策規劃的主要名單內。其次，即使冷戰時期的古巴或現今金磚四國的巴西，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均構不成嚴重的威脅，美國自然不會將注意力集中在拉美上。最後，門羅主義以來，美國即視拉美為其後院，申言之，拉美是美國的一個「自治州」，其接受中央政府的資源分配自然不及其他各州，受輕忽的程度自不在話下。對於直接會危害美國社會經濟及安定的拉美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幫派活動，美國是以內政的思維來處理跨國的事務。

歐巴馬對拉美的態度是友善的，有極佳的機會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美國必須了解到，一個穩定發展的拉美對美國有絕對的益處。試想，如果拉美出現因社

⁴¹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LIBERTAD) Act of 1996,”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F?c104=1:/temp/~c104a44dam:e740>, 上網檢視日期：2007年8月23日。

⁴² “Key GOP Senator Calls Cuba Embargo Ineffective,” <http://edition.cnn.com/2009/POLITICS/02/23/cuba.lugar/index.htm?iref=newssearch>, 上網檢視日期：2009年12月24日。

⁴³ “New Regional Bloc Unlikely to Have Teeth,” *Miami Herald*, February 25, 2010, 6A Front.

會及經濟因素而大量湧向美國的非法難民，美國如何承擔這樣的責任？進言之，未來在區域內出現核武國家或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美國要花多少心力善後？在美國國力不如以往之際，更應重視與拉美的關係，做好攘外必先安內的準備，以免禍起蕭牆。歐巴馬對拉美的定位端視其未來對拉美外交政策的強度而定，否則結果一樣會淪為口說實不惠。

拉美新聞評析

2010：拉美「轉型正義」年

向駿，拉美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10 月 27 日因心臟病「猝死」的阿根廷前總統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於 2003 至 2007 年總統任內曾力挽狂瀾、領導阿根廷度過嚴重的經濟危機，今年 5 月他更當選南美洲國家聯盟首任秘書長，故死後享有相當哀榮。但較少被提及的是他曾堅定地推動取消對 1976 至 1983 年軍政府期間違反人權官員的赦免，乃至 2005 年最高法院宣判先前的赦免違憲，阿根廷司法機關也因此得以展開「轉型正義」的追求。

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泛指新興民主國家對過去威權政府暴行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通常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補償等面向。簡言之，即對過去的迫害者追究其罪行、對過去取得不當利益的追討、清除歷史不正義的象徵及清算歷史不正義的所得。然在探討「集體不正義」時，須避免「選擇性的審判」。由於歷史是有延續性的，故選擇性的「轉型正義」不是正義，且可能導致社會無止境的價值衝突。

「轉型正義」包括「追溯正義」(retroactive justice)、「修復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和「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等內容。「追溯正義」探討應否追溯過去威權時期的合法暴行及濫權，進而決定是否將行為者繩之以法；「修復正義」屬刑法概念，系以被害人心理康復、重建為目標；「應報正義」則植基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概念，認為對過去加害者的報復應該符合比例原則。

1980 及 1990 年代，東歐及拉美諸多國家從威權轉為民主，「轉型正義」也因此廣被探討。「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於 2001 年 3 月 1 日在紐約正式成立，並迅速擴展到全球 30 余國。由於各國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環境，「轉型正義」的實踐呈現不同的結果，2010 年拉丁美洲多國案例說明如下。

其一為瓜地馬拉前總統波蒂略(Alfonso Antonio Portillo)偷渡被捕。2000 至 2004 年擔任瓜地馬拉總統的波蒂略因貪瀆與洗錢罪名遭美國聯邦法院通緝，今年 1 月 26 日企圖由水路偷渡出境時遭逮捕，聯合國「瓜地馬拉反豁免特權委員會」負責人稱該日是瓜國司法值得紀念的日子。美國上訴法院於 10 月簽署對波蒂略的引渡令，但他須先面臨瓜國司法對其盜用公款的審判。

其二為牙買加國會議員庫克(Christopher Coke)被引渡至美國受審。5 月 25 日加勒比海島國牙買加總理戈定簽署命令，同意將毒梟、國會議員庫克引渡至美

國受審，毒梟支持者上街持槍濫射並襲擊警局，政府被迫宣佈首都進入長達一個月的緊急狀態。

其三為巴拿馬前總統諾列加（Manuel Noriega）引渡至法國繼續服刑。7 月 7 日巴拿馬前獨裁者諾列加遭巴黎法院以 1980 年替哥倫比亞毒梟在法國洗錢為由判處 7 年徒刑，他在法國銀行帳戶長期遭凍結的 230 萬歐元則被法院沒收。1989 年美國出兵巴拿馬以販毒罪名逮捕諾列加，他在佛州邁阿密監獄服刑 20 年，今年 4 月刑期屆滿後又被引渡至法國繼續受審、服刑。

其四為巴西起訴軍政府時期謀殺、綁架案涉案人員。根據巴西總統府人權辦公室的聲明，1964 年至 1985 年軍政府期間遭殺害或失蹤的超過 450 人，檢察官認為 1979 年的《赦免法》不應使涉案人員免于受法律制裁。11 月 4 日，檢察官對軍政府期間違反人權的 4 名官員提出告訴，包括曾對總統當選人羅塞芙（Dilma Rousseff）施暴的前陸軍上尉。羅塞芙於 1965 年至 1970 年加入地下反抗組織並擔任其中一個派系的領導，該派系曾組織多起銀行搶劫案。1970 年她因顛覆罪被逮捕、受拷打，並入獄 3 年。羅塞芙明年就職後巴西司法機關應該會有更大的動作。



1970 年羅塞芙因顛覆罪被逮捕入獄 3 年。

拉丁美洲的「轉型正義」值得持續觀察，不只因為羅塞芙就任巴西總統後的發展，今年 3 月就職的烏拉圭總統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在 1973-1985 年軍政府期間曾經是遊擊隊領袖及政治犯，因此對「轉型正義」的追求也不遺餘力。儘管該國於 1989 年及 2009 年兩次公投中均反對取消「赦免軍政府執政團成員」的《期滿法》（Expiration Law），但下議院已於今年 10 月 20 日通過廢止該法，烏國司法機關應可於短期內開始對軍政府期間違反人權的案件展開調查。

（原文刊載於《南風窗》，2010 年 26 期，12 月 15-28 日，88 頁）

拉美新聞評析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范代志，致理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拉美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

1. Introduction

“Transitional justice” as defi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refers to “the full range of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a society’s attempts to come to terms with a legacy of large-scale past abuses, in order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serve justice and achieve reconciliation. These may include both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mechanisms, with differing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 (or none at all) and individual prosecutions, reparations, truth-seek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vetting and dismissals,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¹ Remaining the focal point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Latin America as this has been a region with a history of conflict, revolution, war, and pursuit of democrac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erve as a general review on development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six maj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of Argentina, Brazil, Colombia, Guatemala, Mexico, and Peru. Most of the six countries are chosen as case examples because the issu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has been ready for discussion on their soil, where they already have a system of institutions to control offending individuals and make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more effectively and lawfully, a system of law and justice, although punishing the offenders is only part of the process, and it need not be the first part;² the other countries are chosen because they have been working hard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world on the issue.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be it history, law or sociology, and here we mix them together with a focus on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belief in promoting a universal rule of justice, followed by duties and rights.³ However, only cases and their analysis will be included, with no lengthy legal theory covered. The truth will speak for itself and help draw conclusions we can use for future reference in pursuit of justice and democracy.

2.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¹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04, 4 (<http://www.gsdr.org/docs/open/SSAJ152.pdf>).

² Barnett R. Rubin,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n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79, 3 (2003) 567-581.

³ Leslie Vinjamuri and Jack Snyder, “Advocacy and Scholarship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War Crime Tribunal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nu. Rev. Polit. Sci.* 2004, 7:345-62.

After the coup d'état in 1976, Argentina was ruled by military juntas until 1983.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e military engaged in a major campaign of terror and disappearances, where at least 10,000 people disappeared under some kind of forced situation. Because Argentina lost the war against the United Kingdom over the Falkland/Malvinas Islands, in 1983 the military reluctantly allowed a return to civilian rule. The military, however, granted itself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and issued a decree to destroy al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military's injustice and repression. Upon collapse of the military reign, Argentina immediately abolished the amnesty laws and proceeded with prosecutions. In Argentina's transition, the process of truth-seeking played a crucial part.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ed (CONADEP) that was establish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in December 1983 presented its report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during the dictatorship, *Nunca Más* (Never Again), in 1984, and the abridged edition of the report has since become one of the country's bestsellers.⁴

During Raúl Alfonsín's presidency starting 1983, he ordered prosecution of nine leaders of military juntas as part of his campaign promise to investigate the truth and prosecute the wrongdoers. An example will be that the Buenos Aires Federal Court of Appeals sentenced former presidents Jorge Videla and Roberto Viola to long jail terms in 1985. Alfonsín was thus praised by some for "restoring rule of law and ethical government" to this country. Starting 1986, however, new laws were passed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military to minimize prosecutions, where immunity was offered to all but highest-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for human rights crimes. In spite of the setbacks, Alfonsín in Argentina encouraged many countries to more or less beg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⁵ Unfortunately in 1990 President Carlos Saul Menem pardoned the few people doing jail time for crimes committed by them during the military regime, although strict scrutiny was applied to those pardons.

For several times Argentine courts mandated that victims and families have a right to demand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of human rights crimes. In 2001, federal courts declared the laws that barred prosecution of human rights crimes unconstitutional and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June 2003, the amnesty law that prevented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prosecution was also found unconstitutional.

⁴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Where We Work – Argentina (<http://www.ictj.org/en/where/region2/509.html>).

⁵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Press Release: "Argentina: Alfonsín made vi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fight for human rights," April 1, 2009 (<http://ictj.org/en/news/press/release/2458.html#ESP>).

This decision was historic, and it resulted in a vote in August 2003 by the Parliament to abolish the amnesty law. The Supreme Court further upheld the decision,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subsequent prosecutions. Starting 2006, courts consecutively declared the earlier pardons granted to members of the dictatorship unconstitutional and invalid. Today the government becomes very willing to prosecute past crimes. As of year end 2009, over 600 defendants faced criminal charges before federal courts, and sixty-two ultimately received their sentences.⁶

At year end 2010, former dictator Jorge Videla faced the first of his trials, and the judges found him “criminally responsible” for murder of 31 prisoners during his rule.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For the past he only served five years of a life sentence in a military prison and then former President Carlos Menem granted amnesty to him and other junta officers.⁷ The court decision set a milestone for Argentina’s transition to rule of law and a democratic society, which is far from easy, especially in a country wher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people has been widening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Here Argentina shows the world “that no matter how grav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ts people have consistently chosen democratic paths over authoritarian shortcuts.”⁸

3. Development in Brazil

From 1964 to 1985 in Brazil the dictatorship tortured, disappeared and killed people of this country under the pretext of national security. Special targets were the memb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trade unionists, and even student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69 and 1974 when the relevant violations picked up, it is indicated by official estimates that approximately 400 citizens were disappeared or killed, over 10,000 tortured, and at least 40,000 subjected to severe political persecution. The regime that ruled Brazil from 1964 to 1985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Operation Condor, a coordination among the Southern Cone dictatorships (Argentina, Chile, Uruguay, Paraguay, Bolivia and Brazil; later Ecuador and Peru) to eliminate opposition and leftist movements.⁹

⁶ Ibid.

⁷ Michael Warren, “Argentine ex-dictator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AP, December 22, 2010.

⁸ Juan E. Méndez,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Feature Article: OPINION: “Key to Future is in Confronting the Past,” March 24, 2006 (<http://www.ictj.org/en/news/features/896.html>).

⁹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Where We Work – Brazil (<http://www.ictj.org/en/where/region2/3948.html>).

Surprisingly among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Brazil is the only one that did not utilize transitional justice mechanisms as it went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in 1985. Instead, they pursued transitional justice via ordinary justice, because in Brazil the ordinary justice “below the regime level is a feature of nontransitional states,” where the price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often practically balanced with the benefits, “rather than assumed in every case to be decisive.”¹⁰ Brazil did establish an amnesty law (Law 6683) in 1979, to provide general amnesty for political crimes committed between 1961 and 1979. The Law intended to reverse thousands of political crime convictions, but it also benefited human rights wrongdoers. Not until recently did governments seek to address the past legacies. Notably Act 9140 of 1995 made Brazil’s first legal mechanism to address past crimes. The Law authorized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Commission on Deaths and Disappearances and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death of 136 missing persons. A final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Commission in 2007 indicated 479 cases of 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acknowledged the stat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crimes. It further set up a framework to compensate families of the forcibly disappeared citizens. Moreover, Brazil’s Ministry of Justice created the Amnesty Commission (Caravana da Anistia), mainly to make official apologies and handle reparations. As of mid 2010, more than 65,000 requests had been processed, where in 12,000 cases the monetary compensation had been afforded.¹¹

In May 2010, former President Lula submitted a bill to Congress that proposed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truth commi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investigation into unlawful deaths, torture and forcible disappearances. This was part of his new National Human Rights Plan. The government also started to open some of the remaining military secret files.¹²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Dilma Rousseff seems to be even more determined and prepared than Lula to serve transitional justice, by, among other things, calling on the National Congress to pass the truth commission legislation to gather evidence of abuses committed by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She was also encouraged by a recent decision made by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at struck down Brazil’s amnesty law and urged their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cases of at least 62 victims who disappeared during the guerrilla war in the early 1970s. Some human right activists, however, do not believe Rousseff can accomplish much, claiming the

¹⁰ Eric A. Posner and Adrian Vermeule, “Transitional Justice As Ordinary Justice,” *Harvard Law Review*, 2004, Vol. 117: 761, 762-825.

¹¹ *Ibid.*

¹² *Ibid.*

fact that Brazil is still controlled by the elite and its political structure has not changed.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will be that she may tr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xploring past crimes and calming the military, and gradually create conditions for possible change.¹³ In any event, the ruling served to remind the Brazilian authorities that crimes committed by Brazil's agents equal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humanity, that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tolerate amnesty for such violations, and that nations are obliged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them to provide remedy to the relatives.¹⁴

4. Development in Colombia

Colombia has been enduring the most severe armed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Years of violence towards civilians has caused enormous loss of life and home, making the country a place virtually without rule of law. Colombia's situation is related to complicated problems like political crimes, organized crime, and drug trafficking, which all severely challenge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at strive for respect for humanity and responsibility for abuses.¹⁵

In 2002,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Alvaro Uribe started to negotiate the demobilization of paramilitary groups that operated as the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 (AUC). His efforts soon aroused fierce private and public debate on issues of truth, accountability, justice, reconciliation, etc. In any event, his endeavors eventually led to enactment of the Justice and Peace Law (JPL or Law 975) in 2005, which was designed to provide a statutory solution for paramilitaries, as well as address the human rights of victims. Specifically the JPL offers former paramilitary members a reduced prison sentence in exchange for confessions about their involvement in related crimes. They must also turn in all illegal possessions to a reparation fund set up for victims. Between 2003 and 2006, there were more than 30,000 individuals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mobilization. Despite this favorable achievement, however, the demobilization scheme showed grave design flaws and deficiencies. Many paramilitary members that had been demobilized

¹³ Andrew Downie, "Is Brazil Ready to Face the Skeletons of Its Junta Years?" Time, February 8, 2011.

¹⁴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Press Release: "Brazil: Amnesty to Torturers Nullified in Historic Ruling," Bogota/New York, December 16, 2010 (<http://ictj.org/en/news/press/release/4320.html>).

¹⁵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Where We Work – Colombia (<http://www.ictj.org/en/where/region2/514.html>).

eventually rearmed themselves, and this country remained perishing in violence and insecurity.¹⁶

Among the 30,000 paramilitaries demobilized, only 4,484 were to receive the alternative sentence under the JPL because of serious crimes they had committed. The cases of other confessed paramilitary group members were either pardoned without proper investigation or unresolved in term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groups.¹⁷ And five years after the JPL was enacted, in June 2010 the first two convictions were made. Many senior paramilitary leaders were extradi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victed on drug-related crimes. And many demobilized paramilitary personnel formed militia groups again.¹⁸ There should be local mechanisms involved to help former combatants reintegrate into civilian life; the process should not be under the monopoly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s. Colombia must pave the way for those who want to drop the gun down, or else people may well go back to war again.¹⁹ After all, what the JPL aims for is peace, so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JPL must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implementation of reparation programs and reintegration of illegal armed groups.²⁰

On the other hand, given its slow and somewhat painful process, the JPL had many applicants help shed the light on the unknown destiny of victims in return for judiciary benefits such as modified or reduced sentences. Perhaps the success of the JPL should not be judged by sentencing alone.²¹ The JPL further has the following positive impacts. First, due to the JPL's confessional scheme, nobody in the society or the government can deny the existence of paramilitary groups any more. Second, the JPL motivates victims and/or related groups to speak up, encourage public debate, and propose their own agenda. Third, the confessional scheme disclos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dus operandi of paramilitary groups, some very valuable intelligence, especially about connections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aramilitaries and Colombia's political, military and corporate elite.²²

¹⁶ Ibid.

¹⁷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Features – “Colombia: Law Allowing ‘De Facto Amnesty’ Overturned,” December 1, 2010 (<http://ictj.org/en/news/features/4280.html>).

¹⁸ Sibylla Brodzinsky, “Colombians hunt for disappeared loved ones – and their murderers join search,” Guardian, July 1, 2010 (<http://www.ictj.org/en/news/coverage/article/3864.html>).

¹⁹ Kimberly Theidon, “Transitional Subjects: The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of Former Combatants in Colomb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Vol. 1, 2007, 66-90.

²⁰ Jemima García-Godos and Knut Andreas O. Li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Victims’ Rights before the End of a Conflict: The Unusual Case of Colombia,” *J. Lat. Amer. Stud.* 42, 487-516, 2010.

²¹ “Peace and Justice Law, 5 years later,” *El Colombiano*, July 19, 2010 (<http://www.ictj.org/en/news/coverage/article/3903.html>).

²²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Colombia’s Justice and Peace Law: Five Years Later,”

Ironically, so far only one trial was held, and it was annulled. There are 650 depositions of the demobilized paramilitary waiting to be done. Reasons? The Court and the prosecutors are still developing a consistent and coherent approach to deal with the JPL cases, but the balance does not seem positive at all. Furthermore,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not ready yet to handle the massive volume of cases. And there is lack of political will to go to the bottom of all the problems, and lack of parallel investigations o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²³

5. Development in Guatemala

Guatemala has a modern history of military rule, marginaliz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36-year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where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200,000 disappearances and deaths, and a million people were displaced or fled to other countries for refuge. In this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nation of 24 different major linguistic communities, so far 669 massacres have been documented. The destiny of many victims still remains unknown. Following a long peace process, in 1996 a UN-brokered peace agreement was reach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National Unity of Guatemala (URNG). The agreement encompassed a range of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of guerrilla forces, dissolution of civil defense patrols, resettlement of displaced people, solutions to land tenure problems,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judicial branch and civil society. The Guatemalan peace accords provid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Commission, which was staffed with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vestigators and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ng testimon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Commission presented a report in 1999.²⁴

As major findings of the report disclosed, “repressive practices were perpetrated by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state, in particular the judiciary, and were not simply a response of the armed forces....State forces and related paramilitary groups were responsible for 93% of the violations documented.” Therefore, the report encountered opposi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s it proved the occurrences of acts of genocide, human rights crimes, and other violations. As a result, most recommendations raised by the report languished for prosecutions of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There are

ICTJ Transitions Newsletter, July/August 2010 (http://www.ictj.org/static/Newsletter/Transitions_July_2010.pdf).

²³ “‘No Political Will’ for JPL,” Radio Netherlands Worldwide, December 9, 2009.

²⁴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Where We Work – Guatemala (<http://www.ictj.org/en/where/region2/518.html>).

few case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or pending prosecution in courts, and humanitarian groups have been trying to press for justice.²⁵

Based on a report issued in 1998 by a private truth-seeking process support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 project (REMHI), more than 90% of the tragedies traced back to the army. Unfortunately two days after the report's publication, REMHI leader Bishop Juan Gerardi was murdered. The case remains unsolved today, given several convictions in court. Because its domestic judiciary failed to serve justice, some took cases to foreign forums such as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Spanish courts, which ruled against the Guatemala government a few times recently. For example, in 2005 the Spanish Constitutional Court decided that genocide and human rights crimes committed during the Guatemalan dictatorship and conflict could be prosecuted in Spanish courts pursuant to "universal jurisdiction provisions" in the law of Spain. After Alfonso Portillo of the Guatemalan Republican Front (FRG) took office as the president in 2000, he promised a series of concessions to former civil defense patrols, once in a number of 500,000, due to violent protests by its members, but the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Commission found that the patrol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ome 18 percent of violent acts and humanity violations. The Commission further discovered that the patrols often acted in concert with the army,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some 85 percent of the abuses. Following Portillo's commitment to the civil defense members, an exhausting process to offer reparations to victims culminated in an agreement among the government, victim groups and society, to create a National Reparations Program. In 2003, the program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and by decree of the Guatemala government.²⁶

6. Development in Mexico

Since 1929, Mexican politics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 The Mexican Revolution gave birth to this Party and political power was thus consolidated in the president with little constraint by law. Following prosperous econom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 rule, political instability rose in the late 1960s, and culminated in the 1968 Tlatelolco massacre. On October 2, 1968, 5,000 students and workers rallied in the 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 in Tlatelolco, after weeks of demonstrations and strikes. Unexpectedly armed police

²⁵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ublications & Tools – Truth Commission: Guatemala (<http://www.usip.org/publications/truth-commission-guatemala>).

²⁶ Ibid.

and military forces opened fire on them and it ended up with at least hundreds of deaths. The massacr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Mexico's "dirty war" in the 1970s and 80s, when thousands of "left-wing" activists were kidnapped or killed by the government.²⁷

In 2000, Vicente Fox of the National Action Party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rking the end of the PRI's 71 years of reign. Given Fox'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2002 his administration established a special prosecutor's office (SPO) to investigate all officials considered by Mexic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responsible for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ut a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truth commission was abruptly denied. The SPO was to unfold the truth about human right abuses and prosecute those who were held to blame. The SPO, however, was malfunctioning for bringing very few charges and no conviction at all. Although it drafted a book titled "Let it Never Happen Again!" in 2006, the text was never finalized and approved, except a short edition released under heavy criticism of SPO's own investigators. The SPO was shut down on the last day of Fox's presidency in November 2006.²⁸

The SPO's failure resulted from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a vague mandate, inexperienced staff, strategic errors, political resistance, and a lack of legality in the eyes of people. Former president Luis Echeverría Álvarez, for instance, was charged with genocide relating to the Tlatelolco and Corpus Christi massacres, but he and the rest suspects were later released under technical grounds. To this day, justice in Mexico is still an unfinished business.²⁹ If Mexico wants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perhaps they should first revive the idea of a truth commission, an organization to offer unique help that the judicial branch cannot, such as "addressing patterns of abuse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cases," focusing "on public accounting rather than secret proceedings," and redressing "the inherent individualist bias of human rights laws and instruments."³⁰

7. Development in Peru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80 and 2000, Peru was wracked by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including the repressive rule from 1990 to 2000 by Alberto Fujimori. Tens

²⁷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Where We Work – Mexico (<http://www.ictj.org/en/where/region2/590.html>).

²⁸ Ibid.

²⁹ Mariclaire Acost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Features: "Mexico: Forty years on, justice is unfinished business," October 2, 2008 (<http://www.ictj.org/en/news/features/2025.html>).

³⁰ Charles T. Call, "Is Transitional Justice Really Just?,"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Summer/Fall 2004, Volume 11, Issue 1, 101-113.

of thousands of citizens were killed or forcibly disappeared, and torture was seen almost everywhere. When Fujimori eventually left Peru due to a corruption scandal, the political climate changed. In December 2000, a caretaker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truth commission that was inaugurated in July 2001, the Peruvi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 The TRC was delegated to investigat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ccurring within the period between May 1980 and November 2000 that were attributable to the government or related groups, and to mak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August 2003, the TRC submitted a final report,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69,000 deaths and disappearances caused by the Túpac Amaru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armed and police forces, and Shining Path, and concluded that the period was “the most intense, extensive and prolonged episode of violence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As for recommendations, the TRC proposed a comprehensive plan of measures for reparations,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and a national forum on caus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violence. The TRC had a positive impact upon truth-seeking practices in Peru an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2005, Peru enacted Law 28592 to officially set up the Comprehensive Plan for Reparations, along with other programs, to facilitate identification of victims and beneficiaries. By August 2010, 81,000 individual victims (or their relatives) and 5,600 communities entitled to reparations had been registered to receive monetary reparations.³¹

In terms of criminal prosecutions of wrongdoers, substantial progress was also made. In November 2005, members of the notorious Grupo Colina death squad were put to face legal proceedings, and former President Alberto Fujimori was arrested in Chile and extradited back to Peru. Fujimori faced charges related to corruption, murder, kidnapping, and aggravated assault. A Special Criminal Chamber of the Supreme Court tried his case, where he was convicted of sending the aforesaid military squad to execute two massacres in which 25 people died, when he was fighting Maoist guerrillas. In April 2009, the Court sentenced him to 25 years in prison.³²

Fujimori’s sentence of a 25-year prison term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made him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to be tried and convicted in his own country on such charges.” The sentence was further upheld on appeal in January 2010. Ironically Fujimori's daughter, Keiko, is currently a congresswoman and may

³¹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Where We Work – Peru (<http://www.ictj.org/en/where/region2/617.html>).

³² Ibid.

run for the presidency in 2011; she cast doubt on the court decision and vowed to pardon her father if she wins the election.³³ Whether Peru's transitional justice can proceed further and whether Fujimori can soon walk out of jail somewhat depend on the election result. The abovementioned leads to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can Fujimori be pardoned? Certainly Peru's president has the authority to issue a pardon, but international law and past rulings by the Peruvian Constitutional Tribunal disallow any pardon or amnesty in human right violation proceedings. A presidential pardon here will easily trigger serious leg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³⁴

In the case of Fujimori's trial and conviction, Chile's judiciary approving the Peru government's request for extradition of Fujimori back to Peru set a good preceden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it has been rare that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in extradition cases involving former national leaders.³⁵ In any event, The Supreme Court's guilty verdict against Fujimori advanced democracy in Peru, and demonstrated that the rule of law can exist and apply to even the most powerful individuals. Peru showed the world its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judiciary, and under due process it was able to safeguard justice even in cases involving a former president. This case literally set an example for other countries in a similar situation to follow.³⁶

8. Conclusions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long been considered not having strong courts independent of political influence until the late 1990s. Argentina and Peru, for example, particularly fit the stereotype, where government leaders abided by law only when they were benefited by legal compliance. But recently things started to change. In Brazil and Colombia, courts are more able and willing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to shape public policy.³⁷ For Guatemala and Mexico, it seems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apply transactional justice, although they are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exactly

³³ Naomi Mapstone, "Fujimori sentenced to 25 years," Financial Times, April 7, 2009.

³⁴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Features: Q&A: "The Trial and Conviction of Alberto Fujimori," April 7, 2009 (<http://www.ictj.org/en/news/features/2490.html>).

³⁵ ICTJ in the News: "Justice in Peru," April 8, 2009 (originally appearing in El Diario).

³⁶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Press Release: "Peru: Fujimori Conviction a Major Step Toward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April 7, 2009 (<http://ictj.org/en/news/press/release/2480.html>).

³⁷ Rebecca Bill Chávez, "The Quest for Justice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52: 1 (2010) 155-163.

their transitional justice should transit “from” and “to,” and this is oftentim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unanswered by countries.³⁸

Specifically, Argentina used to be struggling to deal with human rights abuses during the dictatorship, but the country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erms of prosecutions an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tudied examples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Brazil from 1964 to 1985 was under a military dictatorship, and now it is still trying to find ways to cope with the legacy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When its neighbors like Argentina and Chile have brought many wrongdoing leaders to justice, Brazil remains hesitating and thus has a long road to go. Colombia continues to suffer from non-stop armed conflict, while its JPL brings new justice initiatives and hope; the possibility of holding past crimes accountable remains modest, though. Guatemala has a 36-year history of domestic military conflict, with the truth-seeking process on the way and reparation recommendations mad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something to serve justice. Mexico once had a Special Prosecutor's Office to seek truth, but it bore very limited fruit. The country need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Peru, on the contrary, has gone through impressive transitional justice developments since 2000, featuring prosecution of Alberto Fujimori and a comprehensive reparation program. Generally, in Latin America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rule of law have gradually helped countries reach justic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Successful or not, all the above countries have tried to do two things: first, return to the rule of law and prosecute the offenders; second, rebuild the society and launch the process of reconciliation. The two must be carefully attended and balanced.³⁹ How to achieve balance requires dedication and innov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made in this article serves to provide a whole picture and crucial details, but with limitations. Obviously no single method can help all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to stay on the right direction of accountability and reconciliation. People in each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decide their own way to transitional justice. Whatever method is used, however, the rule of law and related education are essential, to ensure that people will never again be subjected to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sufferings.⁴⁰

³⁸ Rosemary Nagy, “Transitional Justice as Global Project: critical reflection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2, 2008, 275-289.

³⁹ Alexander L. Boraine, “Transitional Justice: A Holistic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Winter 2006, Vol. 60, No. 1, 17-27.

⁴⁰ Laura Grenfell, “Paths to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 Afghan Women,”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3: 505-534, 2004.

拉美新聞現場

Los 100 años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JUAN URIBURU QUINTANA,

Master en Estudios de China

Miércoles 05 de Enero de 2011

Cada cultura tiene sus supersticiones y sus rituales para observarlas. De las tantas existentes en la cultura china, una de las más difundidas y vistas es la exhibición de fuegos artificiales con que se celebran distintos acontecimientos.

Según cuenta la leyenda, los fuegos artificiales fueron descubiertos hace más de 2000 años y por casualidad por un cocinero chino quien, en la cocina del regimiento, guardó en un trozo de bambú sobrantes de carbón, azufre y potasio, los que, mezclados, explotaron produciendo asombrosas luces de colores.

Como la campaña en cuestión terminó en victoria, los fuegos fueron considerados imprescindibles para espantar los fantasmas y los malos espíritus y asegurar la prosperidad y la victoria.

Por eso, ayer en Taipei, con una grandiosa y exuberante exhibición realizada en la Torre 101, se festejaron los cien años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La República de China fue proclamada por el Dr. Sun Yat-sen el 1 de enero de 1912 y, con ella, los tres principios fundamentales que habrían de regirla: nacionalismo, democracia e igualdad.

De acuerdo a estos 「Principios del Pueblo」, Sun declaró que el gobierno de China debía estar en manos chinas (y no en dinastías títeres de potencias extranjeras), ser republicano (lo que propiciaba la división de poderes y una serie de derechos civiles y políticos) y democrático (lo que garantizaba las elecciones).

Afirmó que estos principios derivaban de los 「cuatro poderes del pueblo」: a votar, a destituir, a legislar y a plebiscitar.

La proclama puso fin al reinado de la debilitada dinastía Qing, pero no supuso la inmediata vigencia de los principios que declaraba: Sun creía que el pueblo chino necesitaba de un período de adaptación para la democracia, período que fue planteado como 「las tres etapas de la Revolución」.

La primera etapa estaría a cargo de un gobierno militar (cuya tarea sería la de dismantelar el aparato imperial). Luego sobrevendría una etapa de 「tutela política」 (en la que tanto la autocracia militar como el pueblo serían entrenados en las prácticas democráticas), antesala de la última etapa, donde la democracia adquiriría plena

vigencia. Y aunque Sun murió en 1924, con una China sumida en el caos, la anarquía y la violencia, sus ideas alimentarían el fervor revolucionario que dominaría el siglo XX y se convertirían en el fundamento del Partido Nacionalista Chino Kuomintang y del gobierno nacionalista del General Chiang Kai-shek. Formado militarmente en Japón, Chiang volvió a China cuando el Levantamiento de Wuchang marcaba el principio del fin de la China Imperial.

Tras la muerte de Sun, Chiang se convierte en 1925 en líder absoluto del Kuomintang y, con el apoyo de los comunistas soviéticos y del Partido Comunista Chino, establece la capital de China en Nanking.

Una vez en el poder, comenzó una purga de comunistas en el gobierno y en su propio partido, purga que marcaría a fuego los acontecimientos por venir. Pero pronto debió aliarse nuevamente a ellos, debido a la invasión del Imperio del Japón, la que unió a Chiang y a los comunistas en un frente común para resistir al invasor.

Las hostilidades entre nacionalistas y comunistas se reanudaron también con el término d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En 1945, ya vencidos, los japoneses debieron retirarse de China y de la ex colonia de Taiwán. En 1948, Chiang asume como presidente de la Rep. de China. La guerra civil entre comunistas y nacionalistas chinos termina con la victoria de Mao Zedong y la proclama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Popular el 1 de octubre de 1949.

Chiang se vió obligado a abandonar China continental y a replegar las fuerzas y el gobierno nacionalistas en la isla de Taiwán.

Seguido por casi dos millones de chinos, Chiang se estableció en Taiwán, designó a Taipei la capital provisori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fundada en 1912 por el 「Padre de la Patria Sun Yat-sen」 y llevó las instituciones de gobierno del continente y las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es consagrada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de 1947.

Dichas garantías fueron casi inmediatamente suspendidas, debido a que el por entonces ya Generalísimo Chiang sostuvo que 「considerando el estado de necesidad por estar China en guerra con la revolución comunista del continente, debía regir la ley marcial y suspender muchos de los derechos civiles y políticos」.

Al poco tiempo estalló la Guerra de Corea y, ante el temor de una expansión comunista en Asia Oriental, Estados Unidos y una serie de naciones del mundo entero continuaron reconociendo la legitimidad del gobierno de China Nacionalista, en tanto que los países de la órbita soviética se apresuraron a reconocer al de China Popular.

El reconocimiento estadounidense, sumado a las tropas de ese país estacionadas en la isla, más la presencia de la Séptima flota de la Marina de Estados Unidos patrullando las aguas del Estrecho de Taiwán, impidieron a Mao invadir la isla, con lo cual el Generalísimo Chiang se consolidó en el poder, llevando a cabo una serie de reformas que apuntalaron el despegue económico de China Nacional.

Las reformas agrarias impulsadas por Chiang fueron complementadas por su hijo Chiang Ching-kuo y condujeron a un éxito económico sin precedentes.

Chiang Kai-shek murió sin reconocer al gobierno de China Popular, sosteniendo hasta al final qu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la 「China libre」, era el único, legal y auténtico Estado chino. Como tal mantuvo su lugar en las Naciones Unidas hasta 1971, cuando dicho sitio pasó a ser ocupado por China Popular.

Aún así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en Taiwán la ha convertido en uno de los países más industrializados y desarrollados de Asia y, aún cuando en diciembre de 1978 el presidente Jimmy Carter retiró el reconocimiento diplomático a la República de China y se lo concedió a la República de China Popular, el Congreso de los Estados Unidos aprobó la 「Ley de Relaciones con Taiwán」, en la que ratificaba y garantizaba el apoyo militar a la República de China en Taiwán, el que se mantiene en la actualidad.

En el primer centenario de su fundació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en Taiwán puede exhibir, orgullosa, una población que está entre las más educadas del mundo, una industrialización que la ha colocado entre las potencias económicas mundiales, una expansión de su mercado interno con un PBI que, en términos de paridad de poder adquisitivo, ha superado al de Japón en noviembre de 2010 y una notable disminución de conflictos sociales, cualidades propias de un pueblo serio, laborioso, orgulloso de su esfuerzo y de sus logros y decidido a hacerse respetar.

（原文刊載於《<http://www.eltribuno.info>/演說家日報》，2011 年 1 月 5 日）

阿根廷學者撰文盛讚台灣 中央社，新聞速報，2011 年 1 月 28 日

阿根廷「演說家日報」(El Tribuno)大篇幅刊登學者吳華安 (Juan Uriburu Quintana)專文，感念台灣溫暖人情味，並詳述 100 年前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的重要歷史及成就。專文由台北 101 大樓建國百年元旦的燦爛煙火，延伸敘述中華民國百年來精彩輝煌的歷史。他指出，國父孫中山先生於西元 1912 年 1 月 1 日宣佈建立中華民國，並奠定「民族、民權及民生」三民主義的基礎。其中，2010 年經濟高成長率已讓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亞洲工業化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國民平均所得依購買力計算已首度超越日本。渠表示，中華民國可以驕傲地說，人民的教育素質名列世界前茅、工業化的水準讓台灣躋身世界經濟強國行列。不但如此，社會衝突問題日益改善，民風淳樸、勤勞，獲得其他國家欽羨及尊重。

駐阿根廷代表李新穎表示，吳華安在台研習逾 7 年，對台灣印象極為友好，於民國 93 年獲得「台灣獎學金」抵台研讀國際關係，目前正於國立政治大學兩岸關係博士班研讀。

拉丁美洲史話

公羊：一個獨裁者的圖像

陳小雀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自一八一〇年起，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陸續展開獨立運動，然而，那看似康莊大道的「民主共和國」卻成為獨裁者的伸展舞台，不僅改變拉美政治生態，也使拉美社會變形。無可諱言，拉美是獨裁者的天堂，提供作家書寫養分。一八五一年，阿根廷作家馬蒙（José Mármol）首先以反羅薩斯（Juan Manuel Rosas）政權為題材，書寫出《亞馬利亞》（*Amalia*），奠下以史實為基礎的獨裁小說先鋒。隨著拉美政治的動盪不安，獨裁小說蔚為風潮，一九七〇年代達到高峰，耕耘出許多傑作，成為二十世紀拉美小說重要的創作題材。例如：分別於一九六七、一九八二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阿斯圖里亞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與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也各自出版了《總統先生》（*El Señor Presidente*, 1946）和《獨裁者的秋天》（*El otoño del Patriarca*, 1975）⁴¹，藉獨裁者的形象投射出紛擾世局。

獨裁小說勾勒出真實人物的輪廓，同時也創造出小說人物的原型。顧名思義，主人翁就是獨裁者本身，以舞弊、政變等不法手段取得政權，暴虐、無道、冷血、狂妄、自大、孤僻……均為共通的人格特質。至於如何稱呼獨裁者，才能符合史實，又能字裡藏玄達到揶揄效果，小說家可說費盡心思。例如：為了凸顯獨裁者的至高無上，就用「至尊」（*el Supremo*）、或直接用職銜「總統先生」（*el Señor Presidente*）；若要表達其寡頭背景且兼具非正統出身，則用「族長」（*el Patriarca*）、「首領」（*el Caudillo*）、大法官（*el Primer Magistrado*）、大總管（*el Mayordomo*）之類。亦有作家簡單以「那個人」替代，甚至借用古代君王之名，流洩出對獨裁者的嘲弄，以及營造出獨裁體制下的恐怖氛圍。

雖然拉美的民主政治逐漸成熟，但獨裁小說的風潮方興未艾，不論舊題材、抑或新靈感，仍有許多作家持續投入，不僅主題更加深入，敘事手法亦更加複雜。二〇一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即以多明尼加共和國獨裁者特魯希猶（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為藍本，於二〇〇〇年出版長篇小說《公羊的盛宴》（*La Fiesta del Chivo*）。

特魯希猶是典型的軍事強人，被公認為拉美最血腥的獨裁者之一，也是不少小說家筆下常見的人物。一九五九年，智利作家拉弗卡德（Enrique Lafourcade）就以他為原型，創作出《阿哈布國王的盛宴》（*La fiesta del rey Acab*），故意用古以色列國王「阿哈布」（*Acab/Ahab*）之名，在詼諧幽默中，有意無意比對了古今

⁴¹ 直譯為《族長的秋天》。

的暴君。就題材而言，《公羊的盛宴》與《阿哈布國王的盛宴》均以特魯希猶為藍本；若以標題來看，兩部小說又都採用「盛宴」一詞。是巴爾加斯·尤薩模仿拉弗卡德？還是英雄所見略同？這不禁讓人想起兩位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和畢歐伊·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亦曾於一九四七年合著《妖怪的盛宴》（*La fiesta del Monstruo*），抨擊璜·裴隆（Juan Perón）的軍事獨裁。

顯然，「盛宴」（fiesta）一詞蘊藏符碼。西班牙文「fiesta」有節日、慶祝會、聯歡會等意，不僅與宗教儀式聯想，亦具縱酒狂歡之意。為了與前輩有所區別，巴爾加斯·尤薩故意使用大寫的「Fiesta」，呈現「盛大」之意，同時也強調「嗜血狂歡」的負面意涵。不論「妖怪」影射裴隆、抑或「阿哈布國王」暗指特魯希猶，這兩部小說出版時，獨裁者仍大權在握。反之，《公羊的盛宴》在獨裁者垮台近四十年以後才問世，書寫空間較大，寫實成分也較多；因此，對巴爾加斯·尤薩而言，「盛宴」除了指獨裁者本身及其家人沉溺於聲色享樂之外，尚有兩種不同含義，一是獨裁者的嗜血狂歡，以屠殺、綁架、拷打、凌虐為統治手段，其政權運作彷彿一場妖巫夜會：「……他無法將個人意志變成行動，撲到特魯希猶身上去，終結那化成國家歷史的妖巫夜會。」其次是受迫害者的反撲，籌備暗殺獨裁者的歡宴：「再過幾分鐘，就在他的腳下，公羊的屍首會被亂槍打成蜂窩。」對此，小說在第一章之前即以一曲《宰殺公羊》（*Mataron al Chivo*）的「梅瑞格」（merengue）⁴²透露出訊息：

歡欣鼓舞／人民慶祝／公羊的盛宴／五月三十日。

「公羊」係多明尼加人民在背後賜給特魯希猶的綽號。一如「盛宴」蘊含多重意思，「公羊」亦同。公羊是悲劇性的動物，根據希臘神話傳說，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舉行祭典時，必須血祭公羊，而悲劇乃「公羊之歌」。公羊象徵男性的情慾，性則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因此公羊是酒神戴奧尼索斯、美麗女神芙羅黛蒂（Aphrodite）和牧羊神潘恩（Pan）的坐騎，傳遞愛情與生命。《聖經·肋未紀》第十六章，記載以色列子民將一切罪惡放在公羊頭上，然後將牠放逐於曠野，象徵天主赦免人類的罪惡。在天主教的信仰裡，公羊係汙穢、不潔、凶惡的動物，在最後的審判時，代表地獄那一方。在中世紀，一般認為撒旦有著公羊的角和四肢，公羊於是成了魔鬼的化身，甚至是淫蕩、猥褻的符碼。

以「公羊」稱呼特魯希猶，似乎有意嘲諷他的行事齷齪和性好漁色，連親信的妻女也不放過。那麼，他是如何發跡？二十世紀初，美國多次出兵占領多明尼加，後來更在多國成立國民警衛隊，藉以干預多國內政。彼時的特魯希猶出身海軍陸戰隊，得到美軍的拔擢，而擔任國民警衛隊隊長，並於一九三〇年取得政權，

⁴² 十九世紀中葉發源於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民俗音樂，可歌可舞，後因特魯希猶喜歡而大肆流行。

將首都聖多明哥市(Santo Domingo)易名為「特魯希猶市」,禁止其他政黨活動,由執政黨多明尼加黨(Partido Dominicano)獨大。從此實行個人獨裁長達三十一年之久(1930-1961),史稱「特魯希猶時代」,期間短暫扶持了四位傀儡總統,其中一個還是自己的親弟弟,實際上他才是真正的主宰,於是有「統帥」(Jefe)、「大元帥」(Generalísimo)、「大恩人」(Benefactor)、「新祖國之父」(Padre de la Patria Nueva)之稱。

統帥的臉不再充滿嘲諷誇張,才一會兒工夫就轉為嚴肅神情。露出陰森、空洞和冷酷的眼神,要大家牢牢記住誰在統治這個國家,誰掌握了多明尼加人民的命運。

然而,成也美國,敗也美國,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一群密謀者在中情局的協助下,槍殺了特魯希猶。橫死是獨裁者常有的結局,也是獨裁小說著墨的重點之一,對此,《獨裁者的秋天》釋出黑色幽默的冷淡基調,相較之下,在《公羊的盛宴》裡,弑君過程宛如宗教祭典,為另一波高潮暖身。

巴爾加斯·尤薩精於「連通管」(vasos comunicantes)的敘述技巧。所謂「連通管」,係透過一位全知的敘事者,掌握迴異情節、並置不同時空、並列各種人物,形成數個獨立的主題。各個主題尚有第二人稱的敘事者,甚至第一人稱的「我」,這種多層次、多聲音的模式宛若古希臘戲劇的「合唱團」,不僅清楚交待情節的發展始末,也顧及到人物的精神與心理狀態。但是,看似不相干的情節、時空和人物,卻儼然有管相通,彼此呼應、互補、濡染、交流、共鳴,呈現完整的故事面貌。如此平行敘述方式堪稱巴爾加斯·尤薩的小說特色之一,讓他贏得結構主義大師的美譽,而細膩手法,可從瑞典皇家學院所給予的得獎獻詞得到印證:「因作品對權力結構的描繪,以及犀利刻印出個人掙扎、反叛與挫敗。」

《公羊的盛宴》共計二十四章,由三條主軸平行鋪寫而成,即:烏菟妮雅的秘密、特魯希猶死前一天的行程、一群密謀者宰殺公羊的行動。在第十五章之前,這三條主軸分別按照出場順序輪番上陣。

小說第一、四、七、十、十三章為烏菟妮雅的故事。為了避免落入歷史書的寫作方式,巴爾加斯·尤薩匠心別具,虛構出烏菟妮雅這個堅毅的女性角色,藉她回溯真實歷史,以現在式時間演展,從凌晨四點開始,穿插過去式時間,在一天之內掀開「特魯希猶時代」的秘密,不堪回首的記憶歷歷在目。那是冗長的一天,時間緩慢,彷彿凝固般,停滯於三十五年前的痛苦經歷。

五月三十日是特魯希猶生命的最後一天,分布於第二、五、八、十一、十四章。從凌晨三點五十分起,或者更正確地說,他於四點鐘展開一天的生活,文本鉅細靡遺解構了獨裁者的生活作息,包括嗜好習性和穿著打扮,也縷述他如何盤算利益、玩弄權術、操縱人民。小說不失幽默氛圍,藉隱疾凸顯一個有呼風喚雨本事的軍事強人,竟然管不住自己膀胱的括約肌。隨著回憶、自白和對話,情節

跌宕起伏，特魯希猶的歷史圖像逐漸鮮明。

不同於前面兩條主軸，這第三條線是集體的英雄事蹟，參與密謀行動的人物眾多，代表生活在獨裁政體下的男男女女，時間從五月三十日的入夜展開，由第三、六、九、十二、十五章負責鋪陳，節奏一樣徐緩，簡直度日如年，還多了焦慮與不安，分分秒秒煎熬著那些守候在公路旁的密謀者，「公羊」會來？還是不會來？沒有人有把握，如此細膩描述更添公羊祭典的戲劇張力。

從第十六章起，巴爾加斯·尤薩雖然打破這規律的平行敘述法，但仍安排烏菟妮雅先出場，延續未完的一天（第十六章）；她的苦、她的怨隨著夜幕低垂而逐漸平息，小說就此劃下句點（第二十四章）。如此頭尾相照形成一個環狀架構，中間再任意補敘，衍生出特魯希猶的葬禮、密謀者事後被追捕的情形、巴拉蓋爾取而代之變成另一個獨裁者……其他次要支線。這般隨意而行的敘述法，彷彿迷宮，又如蜘蛛網，無論情節如何繁複，「連通管」儼然雅利安德妮（Adriadne）公主的紡線⁴³，指引讀者探尋那暗藏其中的「公羊」。

另外，巴爾加斯·尤薩亦將「套盒術」（caja china）發揮的淋漓盡致，每個主軸底下尚有許多次情節交錯疊置，層層疊疊，故事中有故事。終於，軍情局頭子阿貝斯上校的冷血作風、美國公民加林德茲的遭綁架案、少女蘿莎莉亞的悲慘遭遇……存封在匣子裡的秘密檔案，一一被拆封。「公羊」的圖像、「妖巫夜會」的真實內幕，無不教人膽戰心驚。

註：本文已刊登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柒卷第肆期，並收錄於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出版的《公羊的盛宴》。

⁴³ 根據希臘神話，米諾斯（Minos）國王有一座由巧奪天工的迷宮，裡面囚禁著一隻牛首人身的牛怪，迴廊通道錯綜複雜，一旦進入之後便找不到出口。米諾斯的女兒雅利安德妮公主對鐵修斯（Theseus）一見鍾情，贈予寶劍助他進入迷宮殺死牛怪，並以紡線指引，讓他安全逃出。

拉美國家經貿投資重要指標彙整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地 區) 各 項 經 貿 投 資 重 要 指 標 暨 排 名 表						
項次	國 家 (地 區)	GNI per capita US\$ (排名 2009 年)	2011 年經 濟自由(全球 排 名)	External debt (% of GNI) 2009 年 外 債	F D I net inflow(BoP) US\$ 2009 年	競 爭 力 (全球排名) 2010-2011
1	 A. Barbuda	13,871(44)	NA	NA	129,459,218	NA
2	 Argentina	7,726(00)	51.7(138)	40.1%	3,901,990,485	3.95(87)
3	 Bahamas	21,728(32)	68.0(46)	NA	654,905,000	NA
4	 Barbados	13,003(45)	68.5(42)	NA	298,241,306	4.45(43)
5	 Belize	4,259(88)	61.5(79)	89.4%	95,394,161	NA
6	 Bolivia	1,724(122)	50.0(147)	34.5%	423,029,075	3.64(108)
7	 Brazil	8,220(60)	56.3(113)	17.9%	25,948,579,800	4.28(58)
8	 Chile	9,525(55)	77.4(11)	46.7%	12,701,828,318	4.84(30)
9	 Colombia	5,087(82)	68.0(45)	23.6%	7,260,438,156	4.14(68)
10	 Costa Rica	6,345(70)	67.3(49)	28.1%	1,346,502,718	4.31(56)
11	 Cuba	5,550(NA)	26.7(177)	4.4(61)	NA	NA
12	 Dominica	5,239(78)	63.3(72)	69.9%	50,331,993	NA
13	 Dominican R.	5,176(80)	60(90)	24.6%	2,066,600,000	3.72(101)
14	 Ecuador	4,059(92)	47.1(158)	23.3%	316,457,890	3.65(105)
15	 El Salvador	3,628(95)	68.8(39)	54.3%	430,816,315	3.99(82)
16	 Grenada	6,630(69)	NA	92.0%	90,922,293	NA
17	 Guatemala	2,662(108)	61.9(79)	38.8%	90,922,293	4.04(78)
18	 Guyana	2,629(124)	49.4(151)	72.4%	144,266,667	3.62(110)
19	 Haiti	NA	52.1(133)	NA	37,950,000	NA
20	 Honduras	1,823(120)	58.6(99)	25.9%	500,399,934	3.89(91)
21	 Jamaica	4,390(84)	65.7(58)	77.8%	540,881,361	3.85(95)
22	 Mexico	8,135(59)	67.3(48)	22.3%	13,977,800,000	4.19(66)
23	 Nicaragua	972(142)	58.8(98)	76.2%	434,200,000	3.57(112)
24	 Panama	7,133(67)	64.9(59)	52.5%	1,772,800,000	4.33(53)
25	 Paraguay	2,337(118)	62.3(77)	29.5%	273,900,000	3.49(120)
26	 Peru	4,356(85)	68.6(41)	24.8%	4,759,685,657	4.11(73)
27	 Puerto Rico	15,846(31)	NA	NA	NA	4.49(41)
28	 S. K. Nevis	10,121(51)	NA	44.3%	133,567,444	NA
29	 Santa Lucia	5,777(75)	70.8(26)	47.7%	156,458,773	NA

30	 S.V. G	5,837(73)	66.9(50)	37.2%	110,269,327	NA
31	 Suriname	4760(NA)	53.1(129)	NA	-93,400,000	NA
32	 T. Tobago	15,581(37)	66.5(52)	NA	709,100,000	3.97(84)
33	 Uruguay	9,426(53)	70.0(33)	34.5%	1,261,685,771	4.23(64)
34	 Venezuela	11,789(47)	37.6(175)	16.7%	-3,105,000,000	3.48(122)

參考資料：國際貨幣基金(IMF) , 2011 Índice de Libertad Económica, World Bank
 2011 年度報表 Elaboración en base a datos WEF-UAI 資料。 FDI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BoP),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CD.WDt> 製表人：龔建華

2011 年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 經濟自由度指數全球排名分布示意圖

DISTRIBUCION DE LA LIBERTAD ECONOMICA



拉美經貿新聞
編譯：向駿、龔建華

12月1日 宏都拉斯應投資電力系統 【www.laprensa.com.hn 電子報】

據宏國電力公司(la Empresa de Energía Eléctrica, ENEE)對外宣稱宏國境內必須在未來幾年間投資 50 億美元，興建所有曾經評估過之水力電廠，如此才能將宏國之電力供應價格降下來且不匱乏，主要計畫 Patuca-3,2,1 之水力電廠案約需 12 億美元，否則將會面臨長期電力不足的現象。

12月1日 西班牙將投資巴拉圭漁產養殖業 【www.lanacion.com.py 電子報】

據巴拉圭國家報 11 月 29 日報導西班牙國家農業合作社 (La Cooperativa Nacional Agraria de España, Conagra) 專案負責人 Fernando Stimac 及 Ricardo Lauro 等 2 人日前拜會巴國農牧部長 (el ministro de la Agricultura y Ganadería, Enzo Cardozo) 及次長 (el viceministro de Ganadería, Armín Hamann) 提出將投資 500 萬歐元 (約 660 萬美元) 在巴拉圭境內進行漁產養殖業專案；計畫以 100 公頃土地，規劃每平方公尺養殖 5 條魚，估計每公頃可達 5 萬條，此案並結合巴國的中小企業生產合作專案，採取由該社提供財務貸款、技術諮詢、產地原物料處理技術之模式來實施，預計 24 個月內可完工；另一方面亦將評估比目魚在巴國北部 Chaco 地區養殖之可行性。

12月2日 尼加拉瓜擴大自來水供給地區 【www.elnuevodiario.com.ni 電子報】

尼國政府計劃擴大執行自來水供應和地下水道衛生等工程，估計 2011 年至少有 6 萬 5 千尼加拉瓜人獲益；該項計畫將向美洲開發銀行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BID) 申請 3,000 萬美元的貸款。據美洲開發銀行衛生暨水資源司主任 (director de la división de Agua y Saneamiento del BID, Federico Basaños) 表示，此計畫規劃四年的期程，將完成馬那瓜市周邊 38 個區里的供水系統和地下水道衛生工程等設施。

12月2日 中美洲國家希加快與秘魯簽署貿易協定 【www.rpp.com.pe 電子報】

哥斯達黎加外貿部長 (La ministra costarricense de Comercio Exterior, Anabel González) 於 1 日表示，希望在秘魯 4 月 10 日大選之前能與中美洲國家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中美洲國家和秘魯於 2010 年 11 月 11 日在利馬開始第一回合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第二回合的談判預定於 2011 年 1 月間在巴拿馬舉行。

12月2日 巴拿馬改善自來水地下水道衛生工程 【www.idaan.gob.pa 電子報】

巴拿馬政府推動改善自來水供給地下水道衛生處理基礎設施，其建設目的是改善人民健康及支持經濟和城市發展；據自來水供給與污水處理研究機構 (Instituto de Acueductos y Alcantarillados Nacionales, IDAAN) 表示，巴政府將在全國各省實施供水和衛生基礎建設，總預算金額將達 1.25 億美元，此項投資係屬國家整體建設規劃重要項目，該計劃至 2025 年將為 240 萬巴拿馬人民提供更完善的水資源及污水處理等服務。

12月3日 阿根廷牛肉將於 2011 年起恢復出口中國 【www.danji.com.cn 電子報】

日前阿國農業部長 Julian Dominguez 於北京與中國農業部長韓長賦簽署自阿進口牛肉協議，將於明(2011)年恢復出口中國市場。阿國駐中國大使 Omar Obarda 表示，除出口 14,000 噸牛肉至中國外，相較於其他國外市場，牛雜產品亦為另一大主要出口產品。

12月4日 巴拿馬持續發展觀光業【www.centralamericadata.com 電子報】

據巴拿馬 La empresa Tocumen S.A 公司表示，將投資約 60 億美元的托庫門機場（AeropuertoTocumen）附近地區的 850 公頃土地；規劃將興建住宅區、旅館區、商務中心和製酒商業廠區等，現階段已經投資約 1 億美元進行土地購買和主計畫投資規劃發展等基礎設施項目，以促進該國觀光產業。

12月5日 智利林木業恢復成長【www.laestrategia.cl 電子報】

自智利大地震及世界金融危機後，智利林木業今(2010)年恢復成長，一至十月間出口 35 億 680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9%，這顯示生產能力及物流恢復，纖維素價格上揚及歐洲市場需求回升。主要出口國家為：中國大陸(16%)、美國(12%)、日本(9%)、南韓(7%)、義大利(7%)、荷蘭(7%)、墨西哥(6%)、台灣(3%)、秘魯(3%)及法國(3%)。

12月7日 墨西哥參議院修法加重壟斷行為的刑責【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墨西哥參議院（El Senado mexicano）今天以 55 票贊成，53 人反對，1 票棄權，通過修訂聯邦經濟競爭法案（la Ley Federal de Competencia Económica），防止任何壟斷商業行為，並提高罰則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責。此修正案生效後，聯邦競爭委員會（la Comisión Federal de Competencia, COFECO）獲得更多的權力來監管並實施制裁，更利於打擊壟斷，獨佔和反競爭商業的作為。這法案將可對一些絕對壟斷性的公司進行該公司於墨西哥境內產生之總收入 10%懲罰性高額罰款，同時也可處以三至十年刑責及從 4,100 到 12,500 美元罰款。

12月8日 秘魯振興中小企業【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秘魯生產部部長（Ministerio de la Producción, Jorge Villasante）7 日宣佈，推出「我的公司」專案（el programa Mi Empresa），規劃於 2011 年間再增加 10,000 微型和小型企業或公司，該部藉透過創業模組化和詳盡商務服務的模式，整合公民營企業的資源能量，協助業者於三天之內籌建出微型和小型公司或企業（micro y pequeñas empresas, mypes），現階段微型和小型企業生產值已佔秘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40%。

12月8日 多國 2010 年通貨膨脹率將達 6%【www.republica-dominicana-live.com】

多明尼加央行總裁（Gobernador del Banco Central, Héctor Valdez Albizu）表示，至今年 10 月份止國內生產總值（Producto Interno Bruto, PIB）計增長為 7%，2010 年多國通貨膨脹率將達 6%，低於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之預估值，而 2010 年 11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0.31%，顯示走出經濟危機，物價指數並較中美洲其他國家指數為佳，渠說明 2010 年 1 至 9 月多國經濟成長 7.6%，較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預估值為高。另多國 10 月份經濟成長指數（Índice Mensual de la Actividad Económica, IMAE)7.5%，預估 11 至 12 月份國內生產總值（PIB）將介於 7%至 7.4%，預計 2010 年全年多國經濟將成長 7%。2010 年多國經濟表現佳之主因係民間貸款增加 18%，預估 2010 年通貨膨脹率將達 6%。

12月10日 巴西貪腐惡化 政黨國會最糟【中央社】

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 2010 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指出，多數巴西人認為巴西的貪腐問題惡化，尤其是政黨和國會。國際透明組織 2010 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指出，64% 的巴西人認為近 3 年巴西的貪腐趨勢提高，27%認為持平，9%覺得趨勢下降。巴西民眾認為貪腐趨勢提高的百分比低於美國（72%）、德國（70%）、大布列顛（67%）和法國（66%）。拉丁美洲整體而言，認為貪腐問題惡化、持平和有

所改善的指數分別為 51%、37%和 11%。調查指出，拉美國家貪腐指數最高的是法院（23%），其次是警察（19%）和海關（17%）；指數最低的是稅務員（8%）。44%的受訪者說，行賄目的是為加快辦理各項手續的速度。

12月12日 哥斯大黎加提供投資企業線上查詢服務【國際商情雙週刊】

哥斯大黎加經濟工商部（Ministerio de Economía, Industria y Comercio, MEIC）與數位化政府技術局（Secretaría Técnica de Gobierno Digital）為推動哥國「E-規則計畫（Proyecto E-Regulations）」，簡化行政手續並吸引投資，頃完成設置「商務便捷網（Costa Rica facilita negocios）」，海內外投資業者均可透過該網站 costarica.e-regulations.org 查詢設立公司所需的規定及資訊，包括哥國各項服務成本、主管機構、辦理登記進度、承辦官員資訊、及相關表單等相關資料。藉由「商務便捷網」，國內外工商單位、個人及外國分支機構均可取得在哥國設立公司所需資訊。一般預料本項計畫實施後，對於哥國吸引外資將有正面影響。

12月14日 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 2010 年經濟成長率將達 6%【國際商情雙週刊】

根據 *Negocio & Estilo de Vida* 引述拉美暨加勒比海經濟議會（Cepal -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報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於歷經去(2009)年經濟負成長 1.9%之後，今(2010)年經濟成長率將達 6%，經濟成長主要由於該地區政府自去年中即採取措施及國際經濟之復甦，預估明(2011)年經濟成長率將達 4.2%。在該地區中今年經濟成長幅度較大為南美洲成長率約為 6.6%，其中一部分歸功於巴西之成長；墨西哥及中美洲經濟成長率約 4.9%；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經濟成長率 0.5%。就國家別言，今年經濟成長幅度最大為巴拉圭 9.7%，其次為烏拉圭 9%及秘魯 8.6%，再其後依序為阿根廷 8.4%、巴西 7.7%，智利及墨西哥同為 5.3%。反之，經濟負成長之國家分別為海地-7%及委內瑞拉-1.6%。

12月15日 瓜地馬拉通過美國石油公司開採權【自由新聞日報】

瓜地馬拉能源礦業部（Ministerio de Energía y Minas, MEM）通過美國石油公司（US Oil）在瓜國北部北碇省（Petén）之石油開採權，US Oil Guatemala 公司並授予 City Petén 公司 49%股權。上述兩公司將合作在北碇省建一油井勘探、開採石油及碳氫化合物。

12月16日 Ficohsa 銀行資助宏都拉斯再生能源項目【www.latribuna.hn】

美洲開發銀行（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IDB）16 日批准資助宏國 FICOHSA 銀行執行再生能源專案項目（programas de energía renovable）的 1,000 萬美元貸款，首席執行副總裁兼 Ficohsa 銀行總經理（primer vicepresidente ejecutivo y gerente general de Banco Ficohsa, Javier Atala）表示，此次信貸給宏都拉斯 Ficohsa 銀行在金融機構中，樹立了關注保護環境和保護自然資源的新形象，亦推動企業加強負起社會責任之目的。

12月17日 中鋁秘魯子公司通過環評【www.larepublica.pe】

秘魯能源和礦業部（El Ministerio de Energía y Minas, MEM）礦產環境總局事務委員會 Dirección General de Asuntos Ambientales Mineros (DGAAM)於 17 日宣布通過了中鋁秘魯子公司（la Minera Chinalco Perú）針對 Toromocho 礦區環境影響評估項目（Estudio de Impacto Ambiental, EIA）。該礦區位於 Yauli 省海拔 4,400 公尺至 5,000 公尺之間高度的 Morococha 和 Yauli 區，中鋁秘魯子公司表示，在未來的 36 年開採營運中，估計每天可挖採約 117,200 噸礦石，生產 1,838 噸 26.5% 純度的銅（concentrado al 26.5 por ciento de cobre）和 27,5000 噸三氧化鉬（óxido de molibdeno, MoO₃）。

12月18日 秘魯經濟前景具吸引力【www.larepublica.pe】

據秘魯經濟暨財政部長(ministro de Economía y Finanzas, Ismael Benavides)表示，在未來三年秘魯經濟增長速率是南美洲中唯一能與中國、印度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成長步調媲美的國家，會因其政府藉完善的經濟策略和積極推動民間企業及政府巨額的公共投資，渠強調在未來仍然有進一步擴大投資精進的空間。另認同國際貨幣基金(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FMI)說明有關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間在南美洲地區秘魯之宏觀經濟前景是最具吸引力的國家，而且也是唯一的經濟成長將達 6% 的國家之研究報告。

12月18日 尼加拉瓜與中國降低關稅談判【www.laprensa.com.ni】

尼加拉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協會協談者(Bayardo Arce, coordinador de la Asociación de Amistad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de China, Pro-NicaChina) 於 17 日表示，在第二屆尼加拉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展(Segunda Expo Feria Comercial de China en Nicaragua) 開幕期間，中尼友好協會(Pro-NicaChina) 和中國經濟和貿易關係促進商業理事會(Consejo Empresarial para el Fomento de las Relaciones Económico-Comerciales con China, CEFECH) 簽署了一份合作協議錄(se suscribió un acuerdo de cooperación)，此舉將有利於兩國未來可以成立專責工作小組，藉透過談判的方式，代表雙方來減少關稅、提供便利模式擴大貿易，亦可建立與鼓勵中國商人投資尼加拉瓜等策略。

12月19日 秘魯政府提升國民所得【www.larepublica.pe】

秘魯經濟和財政部部長(el ministro de Economía y Finanzas, Ismael Benavides) 18 日表示，政府將會持續推動一連串振興經濟方案，來促進經濟發展，規劃在 2015 年時國民平均所得(el ingreso per cápita de la población) 達將到 7,800 美元。現階段估計至今年底國民平均所得將可達 5,200 美元，與 2009 年相較增加 6%。

12月20日 古巴與中國重新談判債務【www.larepublica.pe】

古巴國家新聞局(La Estatal Agencia de Información Nacional, AIN) 報導，19 日與中國在哈瓦那簽署一項有擔保、中長期債務重組協議，在雙方二十三屆重新談判債務會議後，由古巴國家銀行總裁(la presidenta del Banco Nacional de Cuba, Georgina Barreiro) 及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副總裁(el vicepresidente de la Corporación de Seguro de Crédito a la Exportación China, SINOSURE, Zhou Ji An) 分別代表雙方簽署備忘錄，暫停短期出口信用保險的債務。與中國債務重新談判後，古巴政府的貸款獲得延期 10 年後才開始付款，另新增債務獲得不計利息信貸額度，政府貸款可在延遲 10 年後開始支付等項最惠國優惠待遇的換文。該會議上締結的公約還包括經濟暨技術領域的合作以及共同籌建位於東部 oriental de Santiago de Cuba 城市的現代化國家地震研究中心等項。

12月21日 瓜地馬拉總統計畫提高工人薪資【www.esquipulas.com.gt 電子報】

瓜地馬拉總統 Álvaro Colom 為因應人民基本生活所需品持續上漲，計畫提高工人基本薪資，但未獲產業界支持。紡織成衣協會(Comisión de Vestuario y Textil) 表示，如基本薪資目前農業界或非農業界基本薪資為每日 56 瓜幣(約 7 美元)，紡織成衣界基本薪資是每日 51.75 瓜幣(約 6.5 美元)，調漲後為每日 100 瓜幣(12.50 美元)，為接近原基本薪資的 2 倍，將對業界造成嚴重衝擊。

12月22日 薩爾瓦多將取消出口退稅補貼【www.laprensagrafica.com 電子報】

薩國政府針對應取消對出口補貼政策，以避免與他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後可能發生之貿易衝突，頃由國會通過法案，取消對薩國出口業者出口至中美洲以外地區之 6% 出口退稅優惠措施，預定於 2011 年 2 月 1 日開始實施，並於過渡期間另給

予新優惠措施，及 90 天過渡期限。新法實施後，薩國每年將可減少 2,400 萬美元之支出。

12 月 23 日 瓜地馬拉 2011 年加工品出口將 【www.laprensagrafica.com 電子報】
瓜地馬拉出口協會 (Asociación Guatemalteca de Exportadores-Agexport) 估計 2011 年瓜國加工品出口金額 26 億 2,000 萬美元，將增長 14.7%，相較 2010 年增加 3 億 3,700 萬美元。該協會加工品協會委員 Marco Tulio Recinos 表示，2010 年該類產品出口金額為 22 億 8,200 美元，主要出口加工品為化學品、食品、塑膠製品、紙及紙板類，對中美洲國家出口增加 13%，對其他國家出口增加 8%。

12 月 23 日 美國安第斯貿易優惠法案只延長至 2011 年初【www.larepublica.pe】
美國國會 El Congreso de Estados Unidos 於 22 日已批准安第斯貿易優惠法案 (la Ley de Preferencias Arancelarias Andina, ATPDEA) 延長至 2011 年 2 月 15 日；美眾議院 La Cámara de Representantes 上週批准了關稅優惠延長法案 (prorrogar las preferencias arancelarias) 至 2012 年 7 月，但參議院沒有接受行政部門的「安第斯貿易優惠法案延長」之建議，雖再經兩院協商與妥協後，只將原本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的安第斯貿易優惠法案，延長至 2011 年 2 月 15 日止。

12 月 24 日 秘韓自由貿易協定明年將生效 【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秘魯外貿暨觀光部部長 (El ministro de Comercio Exterior y Turismo, Eduardo Ferreyros) 表示說，秘魯和韓國完成自由貿易協定 (FTA) 法律審查等，預計在 2011 年上半年將落實生效；法律審查後的自由貿易協定的文本，將以韓語和西班牙語兩種的版本呈現。

12 月 27 日 玻利維亞結束凍結油價政策 【www.ambito.com 電子報】
玻利維亞政府 26 日由副總統 (el vicepresidente, Alvaro García) 宣布，結束凍結已凍漲 7 年油價政策，致使境內燃油價格上漲 82% (un alza en los precios domésticos de los combustibles de hasta 82%)；雖政府強調有一系列的配套策略，但交通運輸協會 (asociaciones de transportistas) 決定拒絕政府這項危險政策；而首都駕駛聯盟協會 (la Confederación de Choferes) 也在第一時間反應立即宣佈罷工。

12 月 28 日 2011 年秘魯新公司數將成長 【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秘魯勞工暨就業促進部 (El Ministerio de Trabajo y Promoción del Empleo, MTPE) 業管勞工技職暨促進就業的副部長 (el viceministro de Promoción de Empleo y Capacitación Laboral, Javier Barreda) 26 日表示，據 12 月最新統計，秘魯境內公司總數約有 21 萬至 21 萬 5 千之間，明年估計將新增創 5 萬個新公司，屆時公司總數將達 26 萬間；這意味著政府將持續職業培訓，使更多人民成為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積極推動促進就業配套措施，以應因未來新公司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與發展經濟。

12 月 30 日 玻國漲油價 全民暴動 【[蘋果日報](http://apple-daily.com) 電子報】
南美洲玻利維亞政府周日突取消燃油補貼，導致柴油價格飆漲 83%，前天全國各地均上演抗議行動，許多主要城市的交通幾近癱瘓，而在首都拉巴斯，示威者包圍總統府，向政府大樓和官員丟石頭，警方以催淚瓦斯驅逐，其中 15 名警察受傷。玻利維亞油價已凍漲 7 年，此舉讓國家每年耗費 3.8 億美元 (111 億元台幣)，但政府指低價燃油反被走私到鄰國，因此周日決定取消燃油補貼，消息一出，汽油立即上漲 75%、柴油更飆漲 83%，使得運輸與糧食價格急劇上漲。

12月31日 秘魯降低關稅加速自由貿易 【www.emol.com 電子報】

秘魯經濟暨財政部長(el ministro de Economía y Finanzas, Ismael Benavides)表示，在拉丁美洲國家中秘魯經貿開放程度最佳的國家之一，根據秘魯貿易政策，政府對已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將於 2011 年 7 月 28 日調降 95%對外貿易之進口關稅，使其整體平均關稅從 5%降低到 3.4%。近 8 年秘魯經濟成長強勁，由國內外需求所致，增長主要動力來自於出口量大增，而且正持續增加中；秘魯是世界第一大產白銀、第二大產銅和鋅、第六產黃金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魚粉和蘆筍生產國。

中華民國 100 年**1月1日 委內瑞拉 改採固定匯率【經濟日報】**

委內瑞拉財政部長(Jorge Giordani) 12 月 31 日宣布廢除雙軌匯率，1 月 1 日起將採該國貨幣 4.3 包利爾兌換 1 美元的固定匯率，目的是藉貨幣貶值來促進經濟發展，但經濟學家擔心委國通膨問題恐加劇。渠說明未來將不再採用適用於進口食品與藥物等必需品的 2.6 包利爾兌換 1 美元的匯率，希望能簡化交易，並有助於達成 2011 年經濟成長 2%的目標。這是委國 12 個月來第二次讓貨幣包利爾貶值。委國 2010 年 1 月起採用雙軌匯率，當時總統查維茲希望五年來首度讓貨幣貶值，以促進經濟成長。

1月1日 歐美航空新增秘魯航線【www.rpp.com.pe 電子報】

秘魯交通運輸部長(ministro de Transportes y Comunicaciones, Enrique Cornejo) 於 12 月 31 日指出，歐美等國的航空公司計劃從 2011 年起將再增加三條飛往秘魯的國際航線，分別是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休斯頓-利馬；法國航空公司的巴黎-利馬及莫斯科-利馬等運營航線。在 2010 年間計有歐洲航空(Air Europa)及厄瓜多爾國家航空公司(Aerolane S.A. , Líneas Aéreas Nacionales del Ecuador)已開始經營秘魯國際航空商務市場，對秘魯而言，此舉除連結利馬與境內主要城市外，亦可達到連接國際城市之目的。

1月2日 中海油退出競投巴西 OGX 油氣【www.exmoo.com 電子報】

中國資本證券網引述消息指出，中海油退出競投巴西 OGX 公司股權。原因為 OGX 公司管理層人士曾表示交易作價介乎 120-140 億美元，超出傳聞之 70 億美元。除了估值過高，且中海油上月剛以 70.6 億美元收購 BP 阿根廷泛美能源 60% 股權，消化需時。中海油於巴西投資的資產根基較弱，競爭優勢不明顯；相反中石化已於巴西成功收購兩個石油資產項目。中國國家能源局及發改委要求中國油企避免在海外收購交易中出現惡性競爭，故中海油決定退出。

1月4日 巴拿馬調高運河通行費【 www.laprensa.com.pa 電子報】

據巴拿馬運河管理局(Autoridad del Canal de Panamá, ACP) Alberto Alemán Zubieta 表示，運河通行費自本年 1 月 1 日起有所調整，貨櫃輪貨櫃每只貨櫃增加 2 美元，成為 74 美元，混裝船貨櫃調成為 82 美元；客輪每客艙調為 134 美元。2010 年運河管理局收入為 19 億 7210 萬美元，其中 14 億 8,200 萬美元來自通行費收入，較前一年度增加 3.1%，而運河收入一半來自貨櫃輪通行費。

1月5日 宏都拉斯續調漲電費 【www.enee.hn】

宏國營電力公司總裁(El gerente general de la Empresa Nacional de Energía Eléctrica, ENEE, Roberto Martínez Lozano) 表示，自 2011 年元月起，由於國際市場石油燃料與煤炭價格上漲的壓力，電費價格將增加 3%附加燃油費；2010 年下半年電力公司已多次調漲，造成民眾抱怨，另一方面能源價格上漲亦促使宏國一般物價上漲。

1月6日 巴拿馬運河通行費盈收增加【www.laestralla.com.pa 電子報】

據巴拿馬運河管理局（Autoridad del Canal de Panamá, ACP）局長 Alberto Aleman Zubieta 表示，自巴拿馬運河管理權歸屬國營後 10 年來已為巴國庫注入約 100 億美元（97 億 9,500 萬美元）；據該局統計 2010 年年度通行費收入達 14 億 8,200 萬美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3%，此為該局自 2008 年連續第 3 年貨運噸位數超過 3 億。

1月6日 古巴政府開始裁員【www.abc.es 電子報】

古巴政府（Gobierno de Raúl Castro）2011 年將區分期程進行近 50 萬公務員裁撤計畫，並依農業、製糖工業、公共建設、衛生環境、觀光旅遊等方面，採重組工作模式（reordenamiento laboral）分別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供解雇公務員調整生涯規劃使用，以協助這個共產制度下的經濟體能重獲成長動能。古巴工人聯盟祕書長（la Central de Trabajadores de Cuba, CTC, secretario general, Salvador Valdés）表示，聯盟將全程監督政府解雇過程。

1月6日 墨西哥和巴拉圭雙邊貿易急增【eleconomista.com.mx 電子報】

駐巴拉圭的墨西哥大使館貿易首席官員（la encargada mexicana de negocios de la Embajada de México en Paraguay, Patricia Pérez）5 日表示，雙邊貿易在 2010 年約達 1.8 億美元，相較去年同期急劇增加超過 77%，渠強調兩國貿易間應該存在有更多商機，宜再擴大增加雙邊交易量，以促進雙方經貿發展。根據墨西哥外貿協會（ProMéxico）統計雙邊貿易在 2009 年為 1.03 億，巴拉圭出口到墨西哥只有 1 千萬美元貿易額度；至 2010 年年底，雙方貿易額達到 1.81 億美元，墨西哥出口 8 千 6 百萬美元，巴拉圭出口 9 千 5 百萬美元。

1月7日 巴拉圭 2010 年進出口大幅成長【www.abc.com.py】

據巴拉圭中央銀行（El Banco Central de Reserva del Paraguay）6 日初步統計，2010 年巴國出口總額為 45 億 3,50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 31 億 6,700 萬美元成長 43%。進口總額 94 億美元，較去年 64 億 9,700 萬美元大幅成長 45%。主要出口農產品黃豆出口金額 15 億 9,100 萬美元，占出口總額 35%，次為牛肉，出口金額達 9 億 2,000 萬美元，成長 59%。僅麵粉出口小幅衰退 8%。進口方面，機器等資本財占進口總額 40%；汽車、食品等消費財占進口總額 33%，成長 42%；化學原料等中間財占進口總額 27%。

1月7日 秘魯央行提高基本放款利率【www.rpp.com.pe 電子報】

秘魯中央儲備銀行（El Directorio del Banco Central de Reserva del Perú）於 6 日的董事會之利率會議後，宣佈提高基本放款利率從 3.0% 至 3.25%；由於國際糧食和能源價格不斷上漲，為預防通貨膨脹及維持內需的環境，提高基本放款利率，以持續活絡本國經濟。央行說明考慮民間企業預期年通貨膨脹率、國內和國外的宏觀經濟等因素，宜繼續降低目前的刺激貨幣的步伐。

1月8日 秘魯阿根廷集團投資機場【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運輸暨通訊部部長 El Ministro peruano de Transportes y Comunicaciones, Enrique Cornejo 於 6 日宣布，正式授予秘魯阿根廷集團（Consortio peruano argentino）秘魯安第斯機場企業（Aeropuertos Andinos del Perú, AAP）針對 Andahuaylas（位於 Apurímac 省）、Ayacucho, Juliaca（位於 Puno 省）、Puerto Maldonado（位於 Madre de Dios 省）、Arequipa y Tacna 城等六個機場航廈 25 年的特許經營管理權，並必須在第一年內投資 5 千萬美元，該企業承諾總投資金額為 2 億 5 千萬美元，以改善各機場基礎設施、國內和國際旅客服務水準，以促進旅遊業和加強城市的形象。

1月13日 墨西哥日益惡化的自由經濟【www.eluniversal.com.mx 電子報】

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 (Heritage Foundation 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公佈的 2011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 (El Índice de Libertad Económica) 指出墨西哥排名第 48 名，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下降，列為「適度的自由」範圍等級。在 2010 年時經濟自由度指數墨西哥排名第 41 名；在一年時間裡，墨西哥下降了 7 個名次；2011 年墨西哥經濟自由指數獲得 67.8 點，而去年同期為 68.3 點，減少了 0.5 點。

1月18日 墨西哥赴歐洲宣傳觀光【www.elfinanciero.com.mx 電子報】

墨西哥旅遊促進委員會 (el Consejo de Promoción turística de México, CPTM) 宣布 2011 年觀光策略發展方向，採積極向英國、法國、西班牙、德國和意大利行銷墨西哥多元化的觀光產業，不僅推廣墨國的陽光、沙灘，同時介紹重要的文化遺址和歷史傳統，以吸引來自歐洲的遊客。對於墨西哥當局而言，觀光旅遊產業是有助於經濟增長且不破壞環境，可增加約 9% 國內生產總值，亦可產生 250 萬個直接就業機會和超過 500 萬間接的就業機會，對促進墨西哥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效益和貢獻。

1月19日 墨西哥汽車盜竊上升【www.elfinanciero.com.mx 電子報】

墨西哥保險機構協會 (La Asociación Mexicana de Instituciones de Seguros, AMIS) 19 日報告說，2010 年間被竊的投保車輛數目 (el número de vehículos robados asegurados) 增加 16.5%，從 2009 年 67,653 案件增加 2010 年的 78,870 案件，顯示治安日益惡化。

1月20日 瓜地馬拉大選【www.infolatam.com 電子報】

瓜地馬拉最高選舉委員會主席 (la presidenta del Tribunal Supremo Electoral TSE, María Eugenia Villagrán) 於 20 日記者會宣布，選舉日期將預定於 9 月 11 日舉行，詳細選舉規劃將在 5 月 2 日公布；若候選人第一輪無法勝出時，將規劃 11 月 6 日為第二輪舉行決選。此次選舉預計選出 2012 年至 2016 年總統和副總統和 158 位國會議員，333 位市級議員及 20 名中美洲議會的議員。

1月21日 Copa 航空公司擴張計劃【www.centralamericadata.com 電子報】

巴拿馬 Copa 航空公司總裁 Presidente de la Copa Airlines, subsidiaria de Copa Holdings, S.A., Pedro Heilbron 表示，將規劃於 2011 年 6 月增加 3 條以巴拿馬城為樞紐的新航線，分別到達 Toronto (Canadá), Porto Alegre, (Brasil) y Nassau, (Bahamas) 城市，屆時公司將在美洲地區提供 27 個國家 55 個城市的不同航線，並達到每日 180 個航班規模。渠說明 Copa 航空公司將繼續在拉丁美洲以增加班次的擴大服務範圍方式，提供國際旅客更多選擇機會，重申未來將會提供更多的國際航線，鞏固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航空業領導地位。

1月22日 秘魯與歐盟接近達成貿易協定【www.empresaexterior.com 電子報】

秘魯外貿暨觀光部副部長 (viceministro de El ministro de Comercio Exterior y Turismo, Carlos Posada) 於 21 日表示，我們正試圖盡一切努力，加快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可能性，在合理推算時間應該是從 2012 年元月一日開始生效。但自 2011 年 5 月秘魯總統賈西亞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Alan García,) 在參加第六屆歐洲聯盟與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國家元首和政府高峰會議 (la VI Cumbre de Jefes de Estado y de Gobierno de América Latina, el Caribe y la Unión Europea, ALC-UE) 以來，一直有傳媒報導雙邊將正式完成該協議的談判，迄今過半年多仍尚未完成；渠解釋說明，在兩方自由貿易協定本文最後法律審查階段的過程中，

是需要作業時間，秘魯不得不等待，同時秘魯也要加快貿易協定本文在國會內部審查程序，以利議會批准，致頒布法令過程順遂。

1月23日 烏拉圭努力與秘魯擴大貿易【www.infolatam.com 電子報】

烏拉圭總統穆希卡（El presidente uruguayo, José Mujica）將於 1 月 25 日赴秘魯進行正式訪問，期間他將會見總統加西亞（presidente Alan García）、參加在利馬舉辦的商會午餐會，並與秘魯當局商談提供貿易合作夥伴可能性、如何擴大與烏拉圭商業投資及為秘魯產品開創進入南錐共同市場的門戶。

1月24日 委內瑞拉連接古巴海纜工程【www.infolatam.com 電子報】

委內瑞拉與古巴海底電纜動工典禮於 23 日在委國 Camurí 城舉行，由委內瑞拉外交部長（el canciller venezolano, Nicolás Maduro）和古巴駐委國大使（el embajador de Cuba en Caracas, Rogelio Polanco）共同主持加勒比海地區獨立的通信系統（un sistema de comunicaciones independiente en la zona del Caribe）開工儀式。此工程由委內瑞拉出資，穿越加勒比海至古巴聖堡尼海灘（Playa Siboney, Santiago de Cuba）的海底光纖電纜工程（un cable submarino de fibra óptica）。該電纜由法商電信軟硬體設備暨服務的阿爾卡特-朗訊跨國公司（la compañía francesa Alcatel - Lucent）建造，全長 1,630 公里，使用年限約 15 至 20 年，費用約 7 千萬美元，預估 2 月 8 日連接到古巴，6 月底或 7 月初展開營運，古巴可望首次透過網際網路與世界各國連接。

1月25日 拉美出口繼續嚴重依賴原料產品出口【人民日報】

據西班牙《起義報》報導，南美洲的對外貿易不僅沒有打破出口對自然資源產品的依賴，而且在國際金融危機、原料高價格和亞洲進口國家需求增加等因素的鼓勵下，依賴的程度加劇了。據拉美經委會的統計，安第斯共同體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從 2008 年的 81% 增加到 2009 年的 82.3%，南錐共同市場從 59.8% 增加到 63.1%，玻利維亞達到 92.9%，秘魯、智利和委內瑞拉等國的原料出口也增加。2010 年的情況使這一趨勢深入。巴西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從 2003 年的 48.5% 增加到 2009 年的 60.9%。

1月25日 拉美民間流動資本持續增加【www.infolatam.com 電子報】

據華盛頓國際金融研究所總經理（El Director Gerente del Instituto de las Finanzas Internacionales, Charles Dallara）24 日表示，2010 年拉美民間流動資本較去年增加 76 億美元，整體資金動能充沛，對拉美新興市場亦可能產生通貨膨脹和匯率的壓力。全球資金流向在 2010 年已達到 908 億 3 千萬美元，較 2009 年增加 50% 以上，其中 220 億 2 千萬進入到拉丁美洲。渠說明在世界上主要銀行業協會 420 個成員，預估私人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繼續呈上升趨勢，至 2011 年達 960 億美元，至 2012 年將達到一千億美元。另估計拉丁美洲在 2011 年經濟增長率 6.1%，主要將由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國家帶動。

1月26日 委內瑞拉與中國簽署糧食採購【www.infolatam.com 電子報】

委內瑞拉糧食部部長（el ministro de Alimentación, Carlos Osorio）和中國黑龍江北大荒農墾國營農場商貿集團（la empresa china Heilongjian Beidahuang State Farm Business Trade Group, Quian Baimo）於 25 日在委國首都 Caracas 簽署糧食採購協議，主要目的是協助中國糧食庫存計畫提高糧食儲備量達到三個月（a tres meses las reservas alimentarias）；第一階段預定將向委國採購紅豆、黑豆、白豆、大豆油（fríjol de soja, caraotas (fríjoles) negras y blancas, y aceite crudo de soja）等豆類和穀物。

1月27日 瓜地馬拉和厄瓜多爾經貿談判 【www.prensalibre.com 電子報】

瓜地馬拉經濟部副部長（Raúl Trejo Esquivel, viceministro de Economía）於 26 日表示，瓜地馬拉和厄瓜多爾兩國代表從 25 日起至 28 日在厄瓜多爾進行第二回合經貿協議談判（acuerdo de alcance parcial, AAP），期間預計討論原產地規則、植物檢疫措施、技術標準、解決爭端和投資等章節；此協議研討的章節將不包括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勞工和政府採購等項。若順利進行的話，預計 2011 年 3 月將在瓜地馬拉，由兩國經濟部部長共同簽署。

1月28日 巴拿馬海產將可出口到中國 【www.laestrella.com.pa 電子報】

據巴拿馬外交部新聞稿（una nota de prensa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27 日表示，從一月起巴拿馬海鮮產品（importación de productos de mar procedentes de Panamá）允許進口至中國；由於巴拿馬的魚油、魚粉和其他水產類動物性蛋白質等項，已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當局認證要求。這對巴拿馬而言，是獲得重要突破，再配合利用去年 6 月 29 日台灣和中國大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巴拿馬產品出口到台灣，再轉口貿易至中國，就可以引用 0% 的進口關稅，而不是目前巴拿馬產品所須支付的 9% 關稅。基於此機會，未來巴拿馬可實現將咖啡出口至中國境內及亞洲市場。

1月28日 秘魯資訊科技市場尚待開發 【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根據 SAP 的企業管理資訊公司（la empresa de software en gestión de negocios SAP）表示，秘魯是拉美地區第四大投資資訊科技的國家，僅次於巴西，阿根廷和哥倫比亞。在本地市場上這領域尚存許多市場開發的潛在空間，如在過去一年中，秘魯企業家都致力於尋找更好的資訊技術平台，提高其企業及產品管理效率、提升服務客戶能力、以獲得更好的產品分銷管道和供應鏈；渠等所遭遇資訊問題及解決方案的需求量亦增長達到 36% 和 40% 之間，此類問題估計在 2011 年各類型企業解決方案需求量也將再增加 14%。

1月29日 墨西哥集資發展綠能源 【www.abc.es 電子報】

Iberdrola 集團同意與 Felipe Calderón 集資興建一個綠能發電廠和一個風力發電場，此投資案系由墨西哥 Iberdrola 集團投資 3 億 6 千 5 百萬美元和麥格納國際集團（Magna International）投資 1 億美元，計總投資達 4.7 億；並共同在瑞士達沃斯舉辦世界經濟論壇（el Foro Económico Mundial de Davos）期間簽署。根據協議，Felipe Calderón 將負責電力系統部份，由 Austro-canadiense 加拿大財團負責主結構零件部份，Iberdrola 公司將分別在薩拉曼卡市（Salamanca, Guanajuato 省）建立一個熱電廠和瓦哈卡（Oaxaca）的風力電廠區，預計完成後將產生超過 20 兆瓦電力。

1月30日 墨西哥積極搶攻美國市場 【自由時報 電子報】

由於中國工資及運費高漲因素，美國摺疊椅和烤肉架製造商 Meco Corporation，決定將產能由中國遷移至墨西哥，並在墨西哥北部投資一千萬美元，Meco 總裁沃德表示：「我們在精打細算之後決定將生產設備遷移至墨西哥，這項決定是為了給客戶更穩定的價格」。皮製產品生產商 Coach 上週在仔細評估後也決定，將大幅削減在中國的產能，理由同樣是工資上漲。2010 年前十一個月墨西哥在美國的進口市佔率已高於中國，去年全年在美國的進口市佔率上看 12%，為史上最高。墨西哥財政部預估，墨西哥的工資目前比中國高約 14%，另運輸燃料漲至兩年最高，使得從亞洲運貨物至美國不划算，也拉抬墨西哥的優勢；意味了未來幾年墨西哥將攻佔美國更大市場。

1月31日 哥倫比亞與瑞士自由貿易協定生效【www.eluniversal.com.co 電子報】哥倫比亞總統（Presidente Juan Manuel Santos）30 日於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el Foro Económico Mundial de Davos）期間宣布，頃獲瑞士當局通知的兩國自由貿易協定已獲通過並生效；哥國國家出口商協會主席（el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Exportadores, Analdex,）說明，此案對於將要在布魯塞爾議會（debate en el Parlamento de Bruselas.）舉行的「哥倫比亞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辯論」議程，是個好兆頭，目前對哥倫比亞的挑戰是如何進入新的市場，而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事實上與瑞士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後，就是開啟一道進入歐盟之門。

2月1日 秘魯紡織產品出口至美國持續成長【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秘魯對外貿易協會（La Sociedad de Comercio Exterior del Perú, ComexPerú）COMEXPERU）31 日報導，2010 年美國從秘魯進口的紡織產品為 6 億 8 千 8 百萬美元，較 2009 年增加 14%。強調金融危機後秘魯和美國商業活動，經濟也從艱難中逐步恢復穩定，在 2010 年間秘魯的產品出口到美國總值達 56 億 7 千 7 百萬美元，比 2009 年高出 19%。除紡織品出口外，表現較出色的項目是農產品出貨量達 6 億 7 千 9 百萬美元，增長 17%。另一方面化學和鋼鐵製品增長最快分別增加了 260%和 137%，達到 1.26 億美元和 1.57 億美元；至於主要的非傳統產品蘆筍其銷量為 1.82 億美元（增長 16%）和棉織品 T-恤衣物總值達 1.21 億美元（增加 3%）。

2月1日 秘魯食品在南美洲市場佔有率大增【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秘魯利馬商會（Cámara de Comercio de Lima, CCL）31 日報告指出，該國食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在美國、西班牙，而 2010 年南美洲各國家之市場則成為最大次要市場。特別是 2010 年隨著區域間各國經濟成長，使得南美國家對秘魯進口食品需求暢旺增長，僅次於美國或歐盟。其中位居首位者為厄瓜多爾佔 33%，主要進口的產品是養殖類的龍蝦，從 1 月至 11 月貿易值上升達 1.1 億美元。而巴西、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等國，購買秘魯食品數量明顯增加，平均各國均達 4 百萬美元。

2月2日 智利與歐盟之間貿易持續成長【www.emol.com 電子報】據智利國際關係總局（Dirección General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irecon Chile）報告，自 2003 年起，智利與歐盟戰略夥伴關係協定（Acuerdo de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生效迄 2010 年，貿易量總值成長達 121 億 7 千 3 百萬美元，增長率約 165%，其中 67 億 2 千 6 百萬美元貿易量為智利銅礦的輸出所貢獻的。

2月3日 秘魯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據秘魯國家統計局局長（jefe del Instituto de Estadística e Informática, INEI, Aníbal Sánchez Aguilar）於 2 日指出 2011 年 1 月消費物價指數（El Índice de Precios al Consumidor, CPI）1 月為 0.39%，自 2008 年 10 月（0.61%）以來最大的漲幅。今年第一個月的通貨膨脹率（La tasa de inflación）高於 2010 年 1 月（0.30%）及同年 12 月（0.18%），而 2010 年 2 月至 2011 年 1 月的年變化率（La variación anualizada）為 2.17%。渠說明，由於民生用電費率提高 4.6%，水費費率上升 1.5%，致使房屋租金、燃料和電力價格指數增加，高居 1.86%為榜首。另外食物價格也增加，增幅達 0.52%。運輸和通訊指數則降低 0.08%。

2月3日 阿根廷宣布增加退休金 17%【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La presidenta argentina, Cristina Fernández）宣布，自 3 月 1 日起退休金將增加 17.33%，使最低退休金金額達到 1,272 比索（318 美元）；

渠說明由於經濟復甦的因素，政府有責任落實保障 550 萬以上退休人員的退休生活目標。這次調升係依據退休金調整法案（la ley de movilidad a jubilaciones）條文而修訂，該法案每年 3 月和 9 月，在國會的同意下政府均可辦理調整退休金作業。

2月4日 薩爾瓦多將從中國進口豆類【www.centralamericadata.com 電子報】

薩爾瓦多農業和畜牧業部長（el Ministro de Agricultura y Ganadería, Guillermo López Suárez）於 2 月 3 日宣布，為了滿足國內的需求，政府將投資 450 萬美元進口 9000 噸來自中國的紅豆（frijoles rojos provenientes de China），貨物將在二月抵達，三月即可開始展開分銷作業。

2月5日 秘魯民間信貸持續增長【www.larepublica.com 電子報】

據秘魯中央銀行（Banco Central de Reserva, BCR）5 日的報告，指出自一月起迄今的四個星期，央行確認民間信貸部份增加 1.2%，使在國內信貸部份總額達到 8.84 億新索爾（884 millones de soles），而美元的信貸總額為 1.89 億美元。近年來秘魯央行對提高其貨幣價值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及作用。到目前為止，每年民間信貸利率（taza anual de crédito del sector privado ha crecido en un 17.2 por ciento）已增長達到 17.2% 的水準。

2月5日 南錐共同市場和歐盟貿易談判【www.emol.com 電子報】

經過六年的停滯，歐盟和拉美集團的南錐共同市場貿易協商業已於 2010 年 5 月恢復，其中並將自由貿易協定納入範圍，且雙方已進行多次協商討論，並定於 2012 年 3 月在布魯塞爾舉行正式會議。此次歐盟貿易專員（El comisario europeo de Comercio, Karel De Gucht）2 月 7 日將前往巴拉圭和烏拉圭展開加強與各國的雙邊關係，並試圖營造歐盟和南錐共同市場集團談判契機，期望未來能達成自由貿易協議。規劃於 7 日及 9 日分別拜會巴拉圭總統（Fernando Lugo）和烏拉圭總統（José Mujica）與政府相關首長。正值巴拉圭擔任南錐共同市場集團的主席國，且巴拉圭和烏拉圭為南錐共同市場最具經濟潛力的國家，尤其是近年來經貿以創紀錄的速度成長，對歐盟而言，其服務業、出口貿易的開拓深具投資前景；若歐盟和南錐共同市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則對雙方可能帶來貿易平衡和經濟利益，有助於雙方經濟復甦。

2月7日 哥倫比亞韓國進行最終貿易協定談判【www.bilaterals.org 電子報】

哥倫比亞貿易、工業暨旅遊部部長（Ministro de Comercio, Industria y Turismo, Sergio Díaz-Granados）表示，哥倫比亞和韓國自由貿易談判代表 7 日於美國洛杉磯（Los Angeles）進行第三輪次級談判，敲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最終細節部份；渠強調此次是第一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協定，對哥國而言，是邁入世界經濟重點地區-亞洲的重要戰略步驟，這項協議將為哥國拓展新市場的機會，並可擴大商品和服務範圍。談判將持續到 2 月 9 日，雙方置重點在農業和工業產品市場清單及原產地規則等有關事項。

2月8日 宏都拉斯礦業支持宏國與加拿大經貿談判【www.latribuna.hn 電子報】

宏都拉斯工商部談判代表團團長（el jefe de la delegación por Honduras, Melvin Redondo）7 日表示，宏國與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un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TLC) entre Honduras y Canadá）諮商已進入最後階段，最後一回合諮商將於 2 月 14 日假首都德古斯加巴市（Tegucigalpa）舉行；加拿大在宏國擁有許多礦業投資。宏國金屬礦業協會（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Minería Metálica en Honduras, Anamih）主席 Santos Gabino Carbajal 表示，礦業業者表示全力支持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由於國際金屬價格上漲，此舉對宏國礦業 將帶來豐富收益。

2月9日 尼加拉瓜擴大風力發電建設【www.centralamericadata.com 電子報】

據美洲國際投資集團（Corporación Interamericana de Inversiones）報導，該集團將運用基金與藍電力暨能源公司（La empresa Blue Power & Energy）共同投資 La Fe-San Martín 風能發電場（parque eólico La Fe-San Martín），計劃將安裝 22 具 Vestas V90 風力發電機組，容量為 1.8 兆瓦，而年總發電量約為 39.6 兆瓦。該場區將位於尼加拉瓜西南部，靠近 pueblo de Rivas 城鎮附近。興建該風電場主要目標在為尼加拉瓜透過無污染能源和可再生綠能源方式，提供合理成本的電力系統。預計園區淨發電將達 138 億千瓦時，可以供給境內每年 40% 的工廠生產所需的電力。

2月9日 美加速與哥倫比亞和巴拿馬貿易協定期程【www.infolatam.com 電子報】

美國外貿代表（el representante de Comercio Exterior, Ron Kirk）表示，「為於今年年底前完成批准雙方自由貿易協定，以符哥倫比亞和巴拿馬兩國的期盼，歐巴馬總統已經指示我立即與哥倫比亞和巴拿馬加強接觸，秉客觀態度，早日解決雙方懸而未決的問題」。現階段美國最關注的問題係該國的勞工權利保障的法律及暴力侵害工會犯罪現象；美國將立即啟動加速簽署程序，以盡快化解相關障礙，亦希望該國同步解決這些嚴重的問題，以確保自由貿易協定的獲得國會表決與批准。

2月10日 升息循環 巴西領軍鳴槍 拉美先蹲再跳【聯合晚報】

巴西由於通膨壓力升高，官方年初開始祭出升息政策，致股市受到壓抑，連帶也使拉丁美洲股市欠佳。台新拉丁美洲基金預定經理人張菁惠表示，巴西率先升息下，預期拉丁美洲將逐步進入升息循環，雖短線內需股面臨修正壓力，但長線來看，升息抑制通膨後，人民可支配所得回升，加上企業成長動能持續強勁，在股市跌深後，後市反彈力道不容小覷，預期今年拉美股市將「先蹲後跳」，投資人可掌握第一季末股市落底之布局良機。

2月11日 秘魯國會降低營業稅【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秘魯國會常設委員會（La Comisión Permanente del Congreso de la República）以 24 票贊成一致通過降低一般銷售營業稅（Impuesto General a las Ventas, IGV）從 19% 降為 18% 的規範，將於三月一日官方公報公告並生效。同時也通過四月一日起減少對金融交易稅（證交稅）（el impuesto a las transacciones financieras, ITF）降至 0.005% 稅賦。

2月11日 中美洲乳製業的建議【www.elsalvador.com 電子報】

薩爾瓦多畜牧暨乳製業協會執行董事（Lorena Heredia, directora ejecutiva de la Asociación Salvadoreña de Ganaderos e Industriales de la Leche, Asileche）代表中美洲乳製業聯盟（la Federación Centroamericana de Lácteos）於 10 日表示，由於墨西哥和秘魯兩個國家的乳製品對中美洲國家而言是一個威脅，若准許該項產品進入市場，將直接衝擊約 20 萬中美洲生產牛奶和奶酪的就業機會；故要求中美洲國家的財政部長將乳製品從與墨西哥和秘魯自由貿易協議談判中排除。

2月11日 秘魯央行升息【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秘魯中央儲備銀行（El Banco Central de Reserva, BCR）在國內需強勁、國際食品和能源價格不斷上漲與預期通脹等因素的背景下，10 日宣布，董事會批准提高貨幣政策基準利率 25 個基點，這項預防性措施旨在減輕潛在通脹影響；此為秘魯央行今年連續第二個月提高基準利率 25 個基點，使得利率從 3.25% 升至 3.50%。事實上自 2010 年 5 月起，基準利率從 1.25% 升到 1.50%，6 月份上升至 1.75%，到了 7 月時再升到 2%，而 8 月份從 2% 升至 2.5%，9 月時則續升至 3%，至到 2011 年 1 月再次升高至 3.25%。

2月12日 智利政府新建水壩【www.emol.com 電子報】

智利公共工程部 la subsecretaria de Ministro de Obras Públicas, Loreto Silva 政務次長和水利總局局長 (el director general de Aguas, Matías Desmadryl)，於 11 日記者會時宣布，將興建 6 個新水庫投資總值約 9 億美元；此案旨在提高國家蓄水能力，建成後將額外增加近 8.17 億立方米的水，約佔全國水資源 20%。渠的說明，另基於國家儲水量的戰略資源考量，及未來將面臨水資源越來越嚴峻的問題挑戰，政府必須採取一切預防措施，除能達到促進發電、工業和農業灌溉用的目的外，另防止水資源未經利用而浪費流入大海的現象，以減緩旱災帶來的可能影響。

2月13日 人民幣私募基金 將錢進拉美【工商時報】

泛美開發銀行集團 (IDB) 總裁莫雷諾表示，泛美開發銀行正積極與中國相關單位洽商成立 1 檔以人民幣結算的私募基金；並將在拉丁美洲地區投資；這意謂，這檔基金的成立，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的觸角將伸向拉丁美洲國家。21 世紀經濟報導指出，莫雷諾 (Luis Alberto Moreno) 日前受訪問時指出，目前正籌備和磋商階段，因此拒絕提供更多細節，但他表示，該基金的基本構思，是落實使用人民幣在拉丁美洲地區進行投資。自從中國成為泛美開發銀行的成員國以來，泛美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進行許多合作，討論人民幣在拉丁美洲地區使用的各種可能方式。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銀行業必須面對的事實。

2月15日 巴西通貨膨脹飆高【中央社】

巴西經濟已亮起黃燈，去年物價指數飆高 6%，創下 2004 年以來新高，較政府預期目標 4.5% 高出許多。巴西物價上漲是因為收入和就業持續成長，但投資率跟不上熱絡的內需市場，導致供需不平衡的結果。巴西地理統計局 (IBGE) 指出，2010 年物價指數飆高 6%，創下 2004 年以來新高，較政府預期目標 4.5% 高出許多；肉類漲幅更超過 50%。巴西中央銀行為遏制通貨膨脹，2010 年底將基本利率調高到 11.25%，個人信貸利息從 40% 躍升為 49%，使得貸款變「貴」，經濟開始降溫，但為時已晚。雖經濟部長曼蒂加上星期宣佈削減今年政府預算 500 億元，變成 7190 億元巴西幣，仍較去年的預算增加 640 億元 (9.8%)。如果不大刀闊斧的削減公共開支或大幅調高利率，通貨膨脹隨時可能重新成為巴西人的惡夢。

2月16日 尼加拉瓜 2010 年紡織業出口創紀錄【www.pronicaragua.org 電子報】

尼加拉瓜紡織成衣工業公會 (The Nicaraguan Associ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ANITEC, for its acronym in Spanish) 執行長 Dean Garcia 表示，2010 年尼國加工區紡織業出口總值超越 2008 年的 9.34 億美元高點，創下歷史新紀錄，達 10.18 億美元；亦較 2009 年出口成長 14%。以出口數量分析，2010 年出口 3.62 億平方公尺紡織品，較 2009 年成長 17.7%。主要出口項目包括棉製上衣、夾克、外套大衣、襯衫及褲子等。

2月16日 秘魯將投資基礎建設改善水資源運用【http://elcomercio 電子報】

秘魯國家水利總局局長 (Carlos Pagador, jefe de la Autoridad Nacional del Agua, ANA) 表示，為有效利用秘魯境內豐富水資源，需要更多的基礎建設投資，改善水資源管理方式，故將規劃六個河流附近盆地試驗專案的區域，計畫自 2011 年起區分五年投資 4 千 3 百萬美元以上經費，進行現代化的水資源管理工程，並針對多樣用水問題，尋求積極解決方式且獲得具體成果後，再將這種模式複製在秘魯境內其他 159 河流附近的盆地區域，以改善大部分偏遠地區用水問題。

2月17日 巴西美國將簽署雙邊貿易協定【中央社】

巴西總統羅賽芙 (Dilma Rousseff) 將在 3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巴西時簽署雙邊經貿合作協定。「聖保羅頁報」(Folha de Sao Paulo) 報導，簽協定的目的是放寬限制兩國經貿交流的障礙，包括衛生壁壘、海關手續和技術規定，但不含降低進口稅或巴西的主要訴求，如降低糖、乙醇、鞋類和紡織品的關稅或額度。

2月18日 智玻兩國跨境貿易合作【www.emol.com 電子報】

玻利維亞全國商業總會主席 17 日表示 (Carlos Eugenio Joquera, Presidente de la Cámara Nacional de Comercio, CNC)，智利外交部部長於本週抵玻國首都 (La Paz)，進行自 60 年以來首次進行前所未有訪問行程，期間雙方洽談如何加強民間企業經貿合作關係、深化互信與共同發展促進兩國之間的貿易公共政策，同時成立智利-玻利維亞商務委員會 (el Comité Empresarial Chile - Bolivia)；另建立智玻兩國跨境貿易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 Arica, Iquique y Antofagasta 區域內港口，持續推動兩國貿易和排除關稅障礙，並改善道路、港口作業與海關制度，使其通關作業更流暢，未來將為玻利維亞產品開啟出口到亞太地區和世界主要的途徑。

2月19日 智利央行調升利率【www.diariolanacion.cl 電子報】

智利央行 2 月 17 日宣布調升貨幣政策利率 25 個百分點至 3.50%。說明當前歐美國家經濟成長回溫，新興國家經濟體動能良好，部份國家財政出現警訊，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揚，造成物價膨脹衝擊。而境內需求，經濟活動，就業皆呈現正面趨勢，民間預期短期物價將呈上揚走勢，為使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不超過 3% 的目標，央行將持續視國內經濟狀況彈性調整策略。

2月20日 秘魯再投資採礦暨石化業【www.larepublica.pe 電子報】

秘魯經濟暨財政部部長 (El ministro de Economía y Finanzas, Ismael Benavides) 表示，為向世界展現秘魯的經濟實力，在未來五年期間政府將再投資 5 千萬美元，再加強國家採礦、石化業等基礎設施，以發展更好的宏觀經濟，期望採礦暨石化業能在未來五年產生約 400 億美元的產值。另一方面加快推動與歐洲聯盟、日本和韓國的經貿協議及夥伴關係。

2月21日 巴西將有條件限制中國產品【中央社】

「聖保羅州報」(O Estado de Sao Paulo) 報導，儘管巴西企業絕大部分抗議為政府接受，不可否認的是，國內企業也有待改善與解決的問題。況且，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巴西最大貿易伙伴，政府不能輕易對中國關閉巴西市場。巴西政府認為，相對於中國市場對巴西企業帶來的商機，兩國的貿易磨擦只是小巫見大巫。工商發展部和外交部必須配合無間，在無損兩國關係的前提下限制中國產品。外交部擔心的是，巴西工商業本身遇到瓶頸，卻將中國變成代罪羔羊；雖然中國產品對巴西產品構成威脅，卻不能將產業市場的所有問題歸咎中國。

2月22日 巴西業者籲否認中市場經濟地位【中央社】

聖保羅州工業聯盟 (Fiesp) 主席斯卡夫 (Paulo Skaf) 今天要求巴西外交部長帕特里奧塔 (Antonio Patriota)，讓聯邦政府否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渠指出，有數量可觀的中國製品非法進入巴西市場，巴西對中國的製成品貿易逆差約達 200 億美元。國內工業支持並贊同巴西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合作，但絕對不接受非法與不誠實的貿易行為。帕特里奧塔表示，巴西與中國貿易佔優勢，每年均有 40 至 50 億美元順差，且中國自 2009 年起已成為巴西最大貿易伙伴，且強調，巴西政府正在密切注意涉及中國某些經貿產業的問題，但短期內不會對中國採取太強硬的措施；就算採取，也會以上告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方式。巴西向世貿組織提出的反傾銷訴訟，42% 都是針對中國產品。

2月23日 尼加拉瓜與智利簽署自由貿易協定【www.publimetro.com.mx 電子報】
兩國各由尼國外交部部長（el canciller nicaragüense, Samuel Santos）及智利駐尼國大使（El embajador de Chile en Nicaragua, Hernán Mena）於尼國外交部完成簽署，尼國工商部部長（el ministro de Industria y Fomento, Orlando Solórzano）共同出席簽署典禮。經過 12 年的諮商談判，尼加拉瓜終於 2 月 22 日與智利簽署自由貿易協定（el acto de firma del protocolo bilateral Nicaragua-Chile del TLC），依協定尼國計有約 96% 的貨品可免稅出口至智利；智利則有 67% 的貨品可免稅出口至尼加拉瓜，黃金及廢金屬則排除在協定之外。

2月24日 尼加拉瓜在中國將成立經貿辦公室【www.laprensa.com.ni 電子報】
尼加拉瓜中國經濟暨貿易關係促進商業理事會（Consejo Empresarial para el Fomento de las Relaciones Económico-Comerciales con China, CEFECH）主席（Ajax Delgado, presidente del Cefech）表示，將於 5 月 3 日在中國大陸北京開設貿易辦事處（la oficina de CEFECH, en Beijing），說明目的是為促進尼國企業界與大陸雙方貿易，預估有 20 至 25 個企業界將前往中國參加 4 月 27 至 28 日中方招商研討會（un seminario de promoción de inversiones con empresarios chinos）及 5 月 1 至 5 日的第 109 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春季廣交會）（la Feria Internacional de Cantón），亦同時參加該辦公室開幕儀式。

2月25日 中美洲與美國自貿有成【中央社】
來自美國、多明尼加和中美洲各國的經貿首長今天在此間達成協議，將改善及妥善利用這個區域內國家已簽定的自由貿易協定。由上述國家召開的一項為期 3 天的部長級會議今天閉幕。薩爾瓦多經濟部長達戴（Hector Dada）在會後指出，為了實現上述目的，區域內國家必須籌組與農漁業、衛生和植物相關產業的貿易委員會。由各國經貿首長組成的自由貿易委員會也建議設定長期的工作日程表，以解決中美洲國家和多明尼加的農產品試圖打進美國市場時，遭遇的難題。這項部長級會議也決議，修改區域自貿協定中有關紡織品和成衣的產地規定，目的在促進區域內的貿易和整合。

2月26日 智利和秘魯研究共組能源銷售團隊【www.emol.com 電子報】
智利外交部長（El canciller chileno, Alfredo Moreno Charme）週五表示，在哥倫比亞、智利、厄瓜多爾和秘魯四國外交暨能源部長會議討論後之共同聲明中，說明各國將加強推動電力聯網的整合暨安全能源計畫（un proyecto de interconexión eléctrica que fortalezca la integración y seguridad energética.）。秘魯能源暨礦業部長（Pedro Sánchez, ministro de Energía y Minas de Perú）同步宣布將和智利組建一個能源銷售團隊，來克服與建設該類產品出口與進口必需的基礎設施，以利未來尋求聯合共同發展的機會。